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銘西仲

楚黃張希良石甌

後學方

蔡姓文翰重輯



受業

柴世堂陞升

仝參

戴熙斐男

苦錄序

仝參

陳其年文集序

姜武孫文集序

王阮亭詩序

送宋叔邃南歸序

贈赤霞先生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送汪舟次使琉球序

嚴州府志序

歲寒堂文集序

小學衍義序

陳山堂詩序

今世說序

浙江通志序

友閣遺稿序

浙江武鄉試錄序

旌揚節孝錄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男

士儀幼範

士儲待旃



陳其年文集序

余素不嫻駢體之文，以為文者性情之所發，雕刻愈工，則

性情愈澹。嘗見某公贈廣陵遊子序，炳耀鏗鏘，美言可市，

適余友有西陵之行，遂戲易廣陵為西陵，并稍更其竹、西

歌、吹等語，則全篇皆可移贈。因歎此道雷同，倚附蓋千手

如一律也。至若七啟，七命，古人已踞其勝，乃復取宮室遊

獵聲色之盛，以相踵襲，母論其不似古人，即似古人矣。古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一 戊午

人已往，亦何必復有我耶？遂絕筆不為者十年。歲戊午

國家以博學宏詞徵召天下士，其文尚臺閣，或者以為非

駢體不為功，一時名流雲集，皆意氣自豪，而余內顧胸中

索然，一無足恃。人或咎余嚮者持論之過，余亦笑而不顧

也。居久之，陳子其年訪余，即舍出其全集，見示自賦騷書

啟，以及序記銘誄，皆以四六成文。余偶披篇首，已見其稜

稜露爽，繼諷詠纏綿，窮宵達晝，言情則歌泣，忽生敘事，則

本末皆見。至於路盡思窮，忽開一境，如鑿山如墜壑，如驚

兕乍起，鷲鳥復擊，而神龍天矯於雨電交集之中，為之舌

橋而不能下，始悟文之有駢體。猶詩之有排體也。昔少陵

不為駢體

引入世之

此語未經人道

爲長律其對句必伸縮變化出人意表雖俳比千百言而與北征諸作一意單行者無毛髮異推此意以爲文是駢體中原有真古文辭行乎其間陳子已先我而擅場借余嚮者之貿買不察也嗟乎陳子世其家學少負重名今始膺不世之遇然視其鬢間亦蒼蒼欲改矣若余年甫逾強仕從此學陳子之學更復閱十年亦庶幾可希一日之遇而已餘情哀緩不及待也陳子將何以策我哉

姜武孫文集序

蘇明允以文章名海內屢擯於有司歐陽公薦其文於朝名試舍人院不赴爲書數千言以獻篇中論用人之失而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二

戊午

於任子尤反覆致意焉意其當嘉祐間時政清明故所言者不過此耶抑需之遲久而有待耶其子子瞻亦于是時對策入高等所言較爲切直豈父子之間議論不相襲耶或草茅之與新進立言各有體耶余友姜子武孫少工制舉業士之雋南宮者每借其文以爲羔雉而垂老不得一遇已發憤爲古文辭如傳記之綿渺論序之澹蕩考辨之巖核雄博窮工極致不名一體歲戊午國家廣徵文學之士備顧問輦下諸君爭相汲引而武孫固謝不欲與俯仰時事爲書擬獻闕下抑於功令不得上大指亦以用人爲行政之本謂錢穀盜賊之考成過嚴每以一肯而棄長

才其弊上下相蒙至於不可究詰又謂繁簡互調得古人器使之意而疑大吏之好行其私往往報罷夫大吏之舉劾其事大於繁簡遠矣而一則信之一則疑之何也予讀之未嘗不掩卷太息雖然近日名器之濫有過於任子者而武孫不言豈亦有所待歟使其得以身列禁近昌言於朝必有不止此者惜其困於草茅而將老也武孫之子幼韓少年能文章以計偕至都行且對策大廷并書以問之

王阮亭詩序

阮亭詩名著海內幾三十年所操詩選以詩學正派自然爲宗以神韻超逸爲尚五言古詩自十九首外首稱曹阮陶謝而梁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三

戊午

之江何陳之孝穆北朝之顏介子山隋之江總各推爲一代之冠繼以唐五家之作附焉七言古則韓歐以下間有所採掇而總以子美集古今之大成遇其意有所不可雖若三張二陸之篇王楊盧駱之作往往刪汰無所顧惜至生平所自爲詩則上下數千年靡不包羅而融貫焉非若有明中葉諸君子謂詩止大曆以上已也夫中晚不及初盛初盛不及六朝六朝不及漢魏固已然上下數千年而謂中晚以後之詩皆可廢則何若專法漢魏而謂六朝以後之詩皆可廢乎今讀阮亭詩亦漢魏亦六朝亦初盛中晚而欲指其若者摹何人作若者擬何代體則如風水之

成文金鉄之在冶如羚羊之掛角而臥天馬之絕塵而奔
應龍之乘雲氣而出沒終不能區畫而程限之也余與阮
亭弱冠舉進士以詩相期勉後余學爲古文而篇什遂寥
寥無幾說者謂如昔人有同學畫水者自耻其不如去而
畫火遂兩擅其長余以爲不然使其才分足以相埒卽終
身竭力于一事猶當競勝于毫釐之間其所以遁而他徙
者卽稱許于流俗而自有識觀之其不能頡頏者固自若
也然則余卽欲舍文而更有所從事焉亦豈能望阮亭也
哉

送宋叔遂南歸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四

己未

戊午春 詔舉博學宏詞四方之士雲集余亦與焉及報

罷復泄浚儀未數月宋子懷刺來謁賭其姓氏則同時被

放之人也余才識謏劣擯落固宜而宋子之學如川至而

淵渟詩歌在嘉州隨州間乃不得簪筆承明同人皆爲扼

腕宋子穆然不介於顏面且曰國家非常之舉必待非常

之人余雖應 召北上而宏博之名返之於中似有所未

安今扁舟南歸欲更讀萬卷書醞釀深厚以求無負此名

足矣時數之得失又何計焉嗟乎宋子之言若有以警余

者然余雖欲朝夕咕嗶效經生之所爲而錢穀兵刑紛拏

叢脞或閱古人文未竟起而乙其處及歸則已雜於案牘

中不可復識矣。視宋子優游歲月，讀萬卷書，何其幸也。昔昌黎應博學宏詞，不第與崔立之書，譏諷笑侮，有不平之意。識者病之，因憶客春與喬君石林飲，汪鈍菴先生齋頭。余讀喬君詞賦，偉麗工緻，爲一時冠。歎服者久之。喬君笑曰：「子以昌黎起衰，自任若余文，乃所謂衰者。」四座皆爲絕倒。其言頗近於戲。然念良朋敘會之樂，如在天上。今余已居然俗吏矣。起衰，誰屬？宋子獨無意乎哉？」

贈赤霞先生序

赤霞先生博學多才，品望素著。余始晤于金閭府署，道容肅穆，不可得而親疎。後復相遇于明聖湖，始傾蓋定交。後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五

巳未

余司李鄴川，作令樂城，皆偕往。規畫率以所言爲準。每至辨疑訟于微茫決事後，之成敗間有未合。先生必盛氣力爭。余亦娓娓辨析，畢申其意，中之所欲言而止。或自晨至酉，商論尚不能相下，而余兩人胸中實無毫髮芥蒂也。然

轉一下

先生持己方嚴而不欲以此律人。余風塵末吏，見人不能作拳曲。自二三知己外，或以爲迂，爲傲，而性之所近不能

自改。則余至今猶負先生焉。先生爲武穆王後父，鴻臚公

正敘

以文行高一世。先生少補弟子員，值世亂，棄去，放浪山水。能詩，尤工繪事。歲歛貸米賑饑，倡西湖放生之社，宜其壽考而康寧也。或曰：以如是之才而不能邀一命，疑有未慊

于中者余以爲不然。今夫桃李橘柚之屬，光華芳馥，世所
趨慕，不過以數十年計。松柏栢凌厲霜雪，無聲色臭味之可
好，而千載無改。柯易葉，蓋膏于彼者，必豐于此。自然之數
也。顧余定交時年甫逾弱冠，今齒髮已非故矣。更二十年
將舍級投閒，相從林下。計先生得天者全，其強飯當無異
于今時。而余之齒髮又不知衰頽爲何似也。

送汪舟次使琉球序

癸亥春王余旅泊刊江，適檢討汪君奉 璽書使琉球道
過里門，虎節龍旌，照耀鷓首。父老咸踴躍聚觀，以爲盛事。
而汪君間出其贈言相示，則自大學士高陽李公以下爲

會侯先生文鈔

卷六

六

癸亥

詩文以壯其行，多至數百餘篇。嗚呼，亦榮矣。復徵言于余
余謂列國每相觀，以使僑眸。諸大夫猶彬彬有君子之風
焉。其後奔走兩敵之間者，強弱不能不以相校。勝負不能
不以相衡。於是務爲虛疑，恫喝之辭，若毛遂按劍而定盟
相如，睨柱而完璧，以至秦宓談天之詞，徐孝穆寒暑之對
所謂折衝于口舌者，亦其勢不得不然也。我 國家耆定
告成，旣治封內，就法度而薄海以外，延頸翹足，歸附恐後。
敘事得體
卽如琉球君長，以襲爵請封，禮臣比暹羅例，不欲勞一介
之行李，而其陪臣搏額，額請者，至再。此豈復有強弱勝負
之見。敢絲毫萌其意中也哉。而爲之使者，亦何必復以虛

疑恫喝往復而賣告之也。余願汪君駐節之餘化之以道。

有開大體。

德幸之以禮樂文章誨其所不知而匡其所不逮容之也。

如父兄廸之也。如師保斯稱。聖天子字小之義而傳所

稱樂天者保天下其氣象固如是也。况皇上特越常格

簡用詞臣亦以養望金馬石渠之間其體必雍以和其詞

必藹以吉專對不辱固在此而不在彼。乃或謂彭湖之間

餘孽未靖行者不無戒心。余以爲不然。往者三方構亂大

師臨之如摧枯拉朽。茲王命宣布赫聲濯靈當惕息竄

伏之不暇。何亂之敢生。然彼之所以依回海島而魚鼈與

居者亦以久阻聲教德意無由下逮耳。汪君方以道德禮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七

癸亥

樂文章之盛。由琉球而漸被海隅。日出諸國則彼宗族墳墓近在域內。有不愧斯悔斯服者歟。余知使旋之日必有釋胄投戈接踵而歸命闕下者已。

嚴州府志序

睦志舊無可攷。卽弘治癸丑之志亦散軼不傳。惟萬曆癸

丑呂志最爲明備。嗣後紀載闕然。多歷年所。至皇朝康

熙癸丑而始奉修志之檄。殆昌黎所謂十日十二子相權

窮于六十似亦有數存焉。繼值閩寇構患。軍書旁午。纂輯

之務遂致中輟。癸亥春三月。皇上耆定告成。海宇清宴

復勅直省各以通志進。而文獻之徵尤以郡邑爲準。郡伯

任公聞 命警惕涓吉從事取六邑之掌故而集其成爰
敦聘名儒開局試院而際可與珥筆之列例得弁言簡端
夫郡邑有志猶國之有史然史一成而不可易而志則不
可以不屢修者何也蓋郡邑之志父老子弟傳聞異詞既
不若起居注之聞見最真而殘篇斷碣銷蝕湮滅于風雨
榛莽之間者又不若會典之頒布可久則因時蒐羅無致
失墜俾後來者有所稽考固賢守令之任也卽如吾睦踞
浙上游夙稱都會名卿碩士先後比肩然而運會遷流風
移俗易毋論萬曆癸丑以來人心世道有今昔之殊卽康
熙癸丑以來相距不過十載而其間兵革之蹂躪田畝之
會侯先生文鈔一卷六

卷六

八

癸亥

荒萊與夫孝子烈婦之流芳姦人亂賊之肆毒已有不可
勝述者寧得眎爲不急之務也哉際可章句鄙儒三長滋
愧又當 功令嚴切罔敢逾期繼此復有兩浙通志之役
午夜篝燈寢沐幾廢由創始以迄觀成屈指卽在旬月疎
畧之愆或所難免然而核名實昭勸懲取舍必嚴愛憎不
徇于官師人物之紀尤兢兢致慎以竊附于三代之直道
且念 皇朝一統之志亦將于此有取焉不敢以負素心
者并負國憲或庶幾可以告無罪也夫

歲寒堂文集序

西陵爲人文淵藪詩才佳麗雲蒸霞蔚其以古文詞名家

者則指不多屈康熙癸亥余自大梁南歸林子鹿菴方以文章顯名當世乞言者屢恒滿余意其人必少年英銳閉戶著書故一出而不可禦及相見髮_{淡折入古}珍_{入古}白矣問其齒長余隨肩以上吁嗟乎鹿菴何其深藏後出若是也天抵有志千古之業者必不輕見其能如蘇明允學成數十年尚浮沉閭巷及其名動京師年已遲暮豈嘗汲汲于聲援結納哉鹿菴爲文高超淡潔亦復離奇變幻昔李文饒謂靈氣恍惚而來庶幾得其髣髴至其記載諸文則舉其人之寢興語默嗜好憂思與夫胸中鬱結不可告語之故皆于行間紙上遇之鹿菴門下生曾梓其歲寒堂文集問世比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九

癸亥

者以書遺余又謂閱余松臯集而益生愧悔更刪定諸作名曰存稿夫以余之才分謏陋而鹿菴謬舉之以自厲其精進若此然則余之垂老而無成者何足怪哉鹿菴家貧一椽容膝然床頭嘗貯斗酒客有以撰著通刺者輒笑曰君等汲汲求名者也使海內盡知我不足榮無一人知我不爲辱我自與我周旋科頭送客語之曰故衣方質酒家尚_{韻事}遲報謁耳當其酒酣耳熱落筆頃刻數千言此與張長史大醉以墨濡髮作書時何異而世之拘拘于模擬步趨以爲文者宜乎_{筋然然以遠}其二十九日醒也

小學衍義序

潛夫葉先生既以所著孝經大全行世復有小學衍義之
續書成屬序于余余謂孝經所以教天下爲人子弟者毋
失其自有之天性而均節品目則非小學蔑由詳蓋人處
家庭之際知能之良無煩學慮然溫清定省之不知灑掃
應對之不講偃蹇縱肆而凌競詬諱之風漸起故天下之
悍子傲弟皆由孩提稍長時有以釀成之誠能于雞鳴盥
漱之餘以迄於日中日昃皆以謹小慎微爲學推之而處
事接物無往而不當則小學者猶夫孝經之義疏焉耳有
明二百餘年科舉取士士之志場屋者自一經之外罕所
他及本朝以孝經爲試論之一於是學者稍加涉獵而
會侯先生文鈔一卷

卷六

十

癸亥

小學猶束諸高閣昔人所謂敬信如神明者而漠然置之
爲可慨也是書獨綜其指歸晰其條目繁引博徵比物連
類而更彷彿漢儒箋註體一洗訓詁之習豈非卓然正學
之羽翼後人之津梁哉先生名家子壯時有志當世之務
值明季喪亂遂優遊林壑以方外老然不爲導引吐納丹
籙雲笈之篇而以吾儒之學爲兢兢識者未嘗不悲其遇
而知其意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宋真西山先生作大學衍
義閱五百餘年而小學衍義與之並有千古聖賢經籍之
顯晦亦若有數存焉然古人七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今
人自就外傅未有不習大學章句者溫清定省之不知灑

掃。應。對。之。不。講。而。欲。一。蹴。幾。于。修。已。治。人。爲。務。何。今。人。之。智。而。古。人。之。愚。古。人。之。勞。而。今。人。之。逸。也。因。三。歎。而。爲。之。序。

陳山堂詩序

六經謂天之論惟詩爲最古。庖羲畫卦止列奇偶無文字也。虞書追

述帝堯已在康衢。諸謠之後是其所從來者遠矣。說者曰古有詩而今則無詩非無詩也。僞也。其病一在于模擬。一在于酬應。模擬者取昔人之體貌以爲詩而已。不與酬應者取他人之爵服名譽以爲詩而已。不與當其落筆時已泛泛焉不知爲何人之作而欲千百年後奉爲不祧之宗。會侯先生文鈔一卷六

卷六

七

癸亥

庸有冀乎。康熙癸亥。余有兩浙通志之役。陳子山堂實與編纂。見其人彬彬退讓。質有其文。已讀其公讌登樓雷琴。諸作及他詩篇如玉樹之臨風。新桐之浥露。至其意有所極。不受羈縻。又若蟄蛟之聞雷而怒也。瀕行請曰。明年將有京師之行。必欲得先生之一言。余曰。京師固模擬酬應之詩所由盛也。蓋其有聲壇坫者。必欲執一法以繩人。稍外乞言之屢。恒滿得毋入於其中而失其故耶。陳子曰。否。昔孟襄陽遊長安。賦微雲疎雨。舉座歎爲清絕。李青蓮雖日供奉殿廷。不改其清新雋逸之致。竊有志焉。而未有

逮嗟乎慎此術也。以往無惑于流俗。使人謂詩有古今而無真僞。寧不于陳子有厚望哉。司成王君阮亭向與余共持此論。而卓然不惑者也。陳子方策名成均。試執余言以問之。何如。

今世說序

康熙癸亥秋。予有兩浙通志之役。其人物多得之墓碣。家乘。所傳浮夸失實。刪訂爲煩。王子丹麓乃以今世說見示。誦之清風襲人。耳目爲之一易。昔人謂讀晉書如拙工繪瀛洲圖。塗飾體貌而殷。劉王謝之風韻情致。皆於世說中呼之欲出。蓋筆墨靈雋。得其神似。所謂頰上三毛者也。丹麓少負異才。所著霞舉堂集。流布藝林。而是書自謂非海內第一流。不登且又遲之又久而後成。揆緝旣專。品隲彌當。如德行言語諸科。固當奉爲指南。卽忿狷惑溺迹涉風刺。要無傷於大雅。縱使其人自爲讀之。亦復粲然。願解至於贈言同人。亦間採一二爲丹麓寫照焉。大率與臨川所撰相爲伯仲。比諸元朗。駕而上之。予謂臨川宗藩貴重。繼潤之功。或有藉於幕下。袁鮑諸賢。而元朗自西漢以逮金元。上下數千百載。供其掇拾。乃丹麓以一布衣僻處窮巷。斟酌損益。一出心裁。且止以四十年來。睹記所及。而工妙如此。則其難易固相倍蓰矣。昔典午一代。清言流弊。而

本朝綜核名實。不尚虛無。集中單詞。隻簡清英。淵雅適可。爲鼓吹休明之助。有昔人之功。而無其過。讀是書者。亦可以論世云。

浙江通志序

省之有通志。猶古者列國之各有史也。自司馬遷作史記。爲古今所取法。而郡國之志。蔑聞焉。東漢以還。有南陽風俗。襄陽耆舊之紀。而志郡國者。漸備。蓋志者。史之一體也。浙舊無通志。明嘉靖間。華亭徐階。創爲之。武進薛應旂。踵事集成。凡七易稿。而始告竣。閱今已一百二十餘年矣。我

皇上建極以來。耆定告成。薄海率俾。爰命修一統志。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十三

癸亥

所以廣風教。一章。程甚盛典也。徵文考獻。必取信于通志。于是督撫諸臣。下其事于藩司。以及郡邑。之長。刻期從事。先後各以書獻。康熙癸亥七月。遂開局。棘院延集耆碩。聽政。稍暇。相與搜輯。編摩。矢公矢慎。自秋徂冬。載歷三時。大率原本。薛志。而更加刪潤。且恪遵功令。復以秦豫二志。

爲準。試舉其同異之概。而綜核之。如薛志止紀都會。而茲義例詳核則備列帝王。國書之異于私史也。薛志統形勢官制物大儒經國之章如五緯麗天芒

集色正

產諸條。於雜志。而茲則分類定名。釐然不紊。亦猶支流之

自爲脈絡。列宿之各爲經緯也。至若附祥異於星野之後。蓋以客星入牽牛。歲星入南斗。卽爲祥異。所由徵此義類。

之同於豫而不同於秦者也。冠本朝兵制於歷代之前，所以崇聲靈而張撻伐與秦豫稍別，不妨變文以起例者也。又若名宦人物有美無刺，其義專主於風世益善，善長而惡惡短，此則諸志之所同也。引伸觸類難更，僕數然豈僅矜淹雅侈聞見而已哉？昔蕭何入秦首取圖書，因以周知戶口阨塞之數，而朱熹宦轍所至必先攷其志乘，識者以爲知務。今距薛志一百二十餘年，其間民俗之繁富，風尚之醇龐，士習之端雅，不能無今昔之殊焉。在聖朝而庶而富而教固有其漸，然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則考掌故而晰利弊之源流，窺故府而詳補救之緩急，其所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酉

甲子

裨益寧淺鮮歟。是役也，督撫暨藩司諸公提綱挈領於上，二三名儒按部就班於下，而際可等謬爲之訂，其疑誤綜其起訖，毀譽不徇恩怨，不私猶恐掛一漏萬，品隲未詳，憺惓集木之懷，閱數月如一日也。雖曰一國之史，不敢僭擬筆削，或可比於越絕吳越春秋諸書云爾。謹序。

友閣遺稿序

甲子春，余寓虎林官舍，葆羽介陳山堂以其叔母張夫人友閣遺稿相屬爲序。余總角時已誦習密之先生制義，稍長聞其清風大節，邁越古今四十年來，典型淪喪，今始幸一識其後人，而閨閣之秀篇什流布，卓卓可傳，若此卽徵

葆羽之請猶將爲之表章於不朽也夫人固密之先生之
介婦而處士合山君配也父僖和公官大司馬密之先生
爲侍從近臣兩家聲望赫奕夫人不敢以門第驕人迨喪
亂後密之先生備歷艱阻九死不悔至薙髮爲方外遊賈
志惶恐灘頭以歿而合山恪遵先志肥遯終老布衣藿食
夫人安之若素時方徵辟文學之士有司欲爲合山勸駕
合山以疾辭夫人亦惟恐其或就焉雖古所稱老萊之妻
於陵之婦亦何以加茲歟讀其集中諸體幽憂感憤沉鬱
悲涼如猿之斷腸子規之啼血又若寒蛩之咽露淒斷而
不能續何其戚也蓋從來閨閣詩以哀怨見長者或早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五 甲子

所天作配非偶或內患不測外侮頻仍不過一身一家止
耳而夫人之詩則異代滄桑之感累世忠孝之思俱于筆
墨間遇之豈僅以聲律辭采較工拙哉葆羽于夫人歿後
能刻其遺稿以傳亦忠孝之遺意也夫

浙江武鄉試錄序

代

皇上建極之二十三載 聖武布昭功成者定海隅日出
之國無不稽顙 闕下貢獻載途而荒嶼絕島魚鱉之與
居鯨鯢之所聚從古不隸疆索者悉設立郡邑碁置星羅
比諸內地攷載籍所紀聲靈赫濯未有若斯之盛也其年
冬十月武闈屆期監臨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某防

閑整飭綱舉目張會同監箭某官臣某恪勤從事其監試則某官臣某提調則某官臣某同提調則某官臣某復遴

有司文學治行之有聲者若某官臣某某官臣某相與披瀝矢公期光 盛典而臣兼理內外諸務尤兢兢以隕越

是懼爰進提學僉事臣某所取全浙韜鈴之士先考其騎

皇大雅

射于追風逐電之間寓穿楊貫蠱之巧其不及式者不得

與于是選焉次閱其步射志正而體直懸的彌遠穿札愈

難兼以投石翹關歷試技勇其不及式者復不得與于是

選焉乃鎖闈而核其策論崇實去浮披文相質猶登玉于

教次簡明

淵採金于礦而選材于鄧林之野學臣參互其事而臣復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六

甲子

合三試之所錄而先後以第之撒棘得若干人臣例得颺言簡端竊惟古者文武原無異視入爲卿士即可出爲將帥其在詩曰肅肅兔置公侯干城蓋無人不可執干戈以衛社稷也厥後兩途旣判于是臯比縫掖之子視疆場爲畏途而宣力禦侮者復以爲長鎗大劍安用毛錐惟武舉制科引弓數石對策千言猶有文武兼資之義焉爾多士志厲戎行嫻習有素且數載以前親見 皇上命六師秉鉞浙疆削平閩叛 睿謀英斷霆擊風馳與夫師武臣力

揚, 冠, 見, 得, 體

出奇制勝之方擣虛扼吭持籌運餉之畧較咕嗶所得者尤爲切近而明脩宜其言之井井而有章也雖然郭汾陽

由武科奮迹爲有唐元臣功業震天地而至今不傳其條對之篇則多士由此而甲第躋顯榮膺專闈之司分營衛之寄皆當忘身報國以古名將自命期于勒鼎彝書竹帛而先資之制策亦因與並傳焉臣等庶無愧藉手爲當宁獻云爾

旌揚節孝錄序

國風載柏舟之什遂爲女子節烈之宗夫三百篇去古未遠宜之死靡他之操比戶可稱然而閨闈中不再見何也蓋其時文字缺畧志銘傳贊之體未備賢士大夫蔑由稱道而頌述之至于孤媛少嫠霜寒月暗灑血悲吟能自寫會侯先生文鈔一卷六

卷六

七

甲子

其幽志苦節者又多深藏蔽匿惟恐人知使賦柏舟者非欲感悟其母氏而流布于一時之口幾何不與荒烟蔓草同歸于湮滅也哉康熙甲子余旅食菰城廣文郭子以旌揚節孝錄爲丁母蔣孺人頌者屬序孺人爲泰安守昆吾丁公之冢婦而文學夢嵩君之配也夢嵩以績學攻苦得疾早夭孺人撫其孤弘祖劬勞鞠育延嚴師董訓之不欲以姑息之愛致墜先業又塋其三世之喪生平足跡不踰戶外凡齋醮祈禱之事師巫望門而却步皆丈夫之所難而孺人兼備焉豈不足以風世乎孺人少工吟咏積成卷軸屬續之前一日遺命悉納棺中以殉嗟乎使傳之後世

其可以貫金石而泣鬼神者必當與柏舟媲美而不得一單詞斷簡之遺以爲吉光片羽殊可惜也夫然孺人之詩雖不傳而誌銘傳贊古人所不能得之于賢士大夫茲集獨能哀輯以垂不朽卽無郭子之請余猶將爲表潛德之幽光也况孺人之子與其長孫翰西復相繼歿所謂未亡人者乃至三世形影相弔雖千百載後聞之尚爲掩袂雪涕而頌美世節者又將以余文爲嚆矢矣余亦烏能已于言哉

苦錄序

余以戊戌捷于南宮同年屠子潤九以未及廷對先歸凡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六

六

甲子

恩榮賜宴與夫頌鈔于朝釋褐于學皆不得與而唐人

開情逸致

所謂題名探花之遊益可知矣故每披年譜欲彷彿其儀觀笑貌而不可得今屈指幾三十年同人相繼凋謝而楚越相距二千餘里則併其存歿亦不得而問焉後遊楚偶晤于潯水執手道故惘惘如隔世事隨出其苦錄讀之爲之掩卷太息繼而激昂慷慨又不覺矍然起舞也蓋屠子後于余八年甲辰始殿試賜進士第又十年癸丑始授閩之古田知縣臘盡抵任明年三月值八閩之亂巨寇臨城屠子堅守三晝夜孤城援絕防弁索篆不予繼以城潰被執捶辱百端執節不屈耿逆惜其才必欲生致之命束

縛至會城強委松溪邑令竟以風痺辭免乃得竄迹村墟始終完節可謂難矣又松溪士民公牒云賊師盛威脅降聞痼疾不起延醫診治以沸湯灼體楚如炮烙卒堅忍不動及王師入境投枕而起歡呼踴躍始知向之托疾非真此如昔人畜篡逆之際托以青盲視其愛子匍匐入井而不一救者先後何多讓歟嗟乎國家養士數十年方三兇繼叛所在望風迎欸甚有沐浴詩書之澤號為封疆大其人當臣乃至醜顏勸進而屠子以筮仕小臣孤忠自矢聞其風者亦可以愧死入地矣屠子家甚貧布衣徒步足迹不入城市者數年悠然與麋鹿共偃息不求知于當世然余雖會侯先生文鈔一卷六

充

丘園何憾哉

受業王

詰濬若訂正

孫

覽輝以翔

咏 虞廷

搏霄南溟

炳輝新勗

良齡 全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銘西仲

評

楚黃張希良石虹

後學方燦如文翰重輯

受業

柴世堂陞升

戴熙斐男

仝參

雲間燕集序

鷗亭漫稿序

春星堂遺稿序

楚儲末議序

秋聽閣詩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目

節母周太君序

問文山集序

披雲閣詩餘序

姜瑞若小像序

會青藜古文詞序

吳山磬音序

續修義門家譜序

春秋集傳序

學文堂集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男

士儀幼範

士儲待旃

全校

雲間燕集序

余總角時已聞雲間有夏夔仲陳臥子杜素浣徐闇公諸先生以文章風節相引重縞紵羔雉之盛甲于海內及壯于役四方欲遊而中輟者屢矣今年秋偶以便道相過寄寓同年張梅菴之北園風味古澹多亭池竹樹之勝不知在闌闔間也已而同人聞聲而至斗酒相勞淹留旬日每漏深燭跋輒拈毫分韻自五七言古以及近體詩餘諸作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一

甲子

積成卷軸屬余爲序余謂宴集之餘倡予和汝昉于春秋大夫賦詩言志然不過約畧斷章未嘗專有所撰述可以壽金石而被管弦也嗣是如南皮之會金谷蘭亭之遊清思麗句泉湧雲蒸至今文采照耀赫赫若前日事何其盛也夫士君子聚散離合之間_{訛得有閏係}盱衡時事者往往三致意焉余二十年前薄遊茂苑名流稅駕傾動一時壇坫爲之改色其後世途多故士氣不無摧折余屢過其地故交零落幾有邈若河漢之感而雲間一郡乃猶舉行勝事風雅流連是固山川靈異之所萃而亦當事君子之所擁衛而噓植之也獨是在座者舊華髮蒼顏爲余言觀記所及今尙

不及曩時之一二有歎歎太息者余亦爲之中席而思臨
文而嘆憾不能躬逢其盛而與之揖讓獻酬于其間也雖
然運會與時爲升降今天子右文典學以賓興俊良爲
重事而後來之秀又復振振未艾余齒甫逾半百行且芒
鞋竹杖復攬勝于三泖九峯聲氣未隔舊盟可尋篇什之
富當有更倍于今日者姑書之簡端以俟

鷗亭漫稿序

起得澹宕

余家新定隸浙而新安隸江南然踰白際嶺以西百里而
近故山川風俗起居嗜好反與浙之杭越不侔而大類于
新安嘗泛舟西湖士女駢集聞余語音者咸指目爲新安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二

乙丑

人曩歲在乙卯汪子晉賢訪余西陵以所選國朝詩爲

贈後十年乙丑復晤其仲兄周士于吳興又得聞其季弟
季青之才已盡得三子詩讀之嘆新安靈秀之氣特鍾于
一家周士出其鷗亭漫稿相屬爲序時方伏秋余把卷古

壇松檜之下窮日不倦蓋蒼苔雪間昔賢有以玩鷗名亭者

名佳

周士顧而樂之與賢士大夫拈題分韻間復寄懷昆季觸
緒謳吟俱極蕭疎澹遠之致而吐棄一切若惟恐其或浼
焉君家鈍翁先生嘗語余曰詩文之佳如所謂清奇清古
清麗者皆足以擅長而要非出之以清不可余甚是之然
胸。灑。之。極。歸。於。平。澹。非。苦。心。此。道。者。不。知。
清之一境殊不易言如釀秫爲酒必劑量于分數之間而

後。挹。其。精。英。汰。其。糟。粕。故。昔。人。至。以。清。者。比。聖。若。徒。益。之。
以。水。以。求。其。清。是。亦。水。而。已。矣。周。士。詩。原。本。風。騷。出。入。漢。
魏。馳。騁。於。六。朝。唐。宋。之。間。而。不。獵。夫。形。似。人。謂。之。筆。無。點。
塵。不。知。其。得。於。讀。書。破。萬。卷。之。後。也。聞。周。士。久。客。桐。谿。將。
有。志。四。方。未。遑。歸。里。余。亦。東。西。南。北。之。人。所。如。歷。落。不。偶。
而。周。士。傾。蓋。歡。如。平。生。豈。漆。園。所。謂。去。國。期。年。見。似。人。者。
而。喜。耶。于。其。別。序。以。問。之。

春星堂遺稿序

余少時聞武林有汪然明先生高尙不仕縱遊西湖時值
明季承平之餘六橋花柳映帶如畫而南北兩山老樹壽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三

乙丑

藤。蛇。蜒。轆。轉。仰。不。見。日。樓。觀。亭。榭。復。爾。鱗。次。櫛。比。先。生。置。
舫。曰。不。繫。園。桂。楫。蘭。橈。宏。麗。特。甚。每。四。方。名。流。至。止。必。選。
伎。徵。歌。連。宵。達。旦。卽。席。分。韻。墨。汁。淋漓。舞。歌。扇。間。望。之。
奕。奕。如。神。仙。中。人。及。弱。冠。赴。試。會。城。泛。舟。湧。金。門。外。當。烽。
火。甫。靜。樵。蕨。蹂。躪。林。盡。山。童。西。冷。南。屏。之。境。遊。人。絕。迹。幾。
嘆。此。生。不。復。見。湖。山。之。盛。後。三。十。餘。年。當。事。有。補。植。桃。李。
之。舉。疎。枝。點。綴。稍。復。舊。觀。而。醜。酒。賦。詩。求。一。賢。主。人。不。可。
得。未。嘗。不。興。盡。思。返。也。乙。丑。秋。偶。遊。三。楚。晤。先。生。之。孫。孝。
猷。隨。出。先。生。春。星。堂。遺。稿。見。示。蓋。得。之。焚。燬。之。餘。什。不。存。
其。一。二。者。余。讀。其。詩。與。雲。間。董。宗。伯。倡。酬。居。多。而。李。太。虛。

馮雲將張鄉子諸君則又訂爲孤山五老之會嗟乎雖無
老成人尙有典企慕深情宛然言下型余生也晚讀之如接前輩于警咳間已
大率五七言古奔軼豪放超然塵表而近體則踈雋道逸
有一唱三嘆之風計其時竟陵主持壇坫所向風靡而先
生猶存故我可不謂卓然特立者歟

楚儲末議序

皇上建極之二十四年例擢藩臬大夫之聲績茂著者內
陟卿貳而綸霞田先生視漕政甫五月膺特簡得與是
選此國家數十年來百爾臣工所未遘之異數也余偶
遊三楚時先生已謝篆事因得晨夕過從以楚儲末議見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四

乙丑

示余三復而歎曰天下莫重於糧儲而利之所在百弊滋
焉自郡邑之長以至收掌之佐貳出入之吏胥與夫里豪
市蠹無不盤踞蠶食其中而居監司之任者又視以爲膏
腴藪焉大約兵食其一而民已耗其五監司享其利之什
三而郡邑佐貳以下已分其利之什七民力竭矣况自滇

愷切沈痛

逆構亂湖北獨扼其衝攻守數年運芻飛輓俾蠶爾稱干
不敢越彝陵一步地則楚省固爲朝廷之首庸而閭里
顛連困苦于軍需而無告者尤當事所當憫恤矣然其間
稍有一二自好躊躇瞻顧則又諉于成例之牢不可破是
猶當懷山襄陵之後不加疏濬而爲之助流揚波豈有心

巧宦類然

者所敢出哉。先生蒞任後，卽飲冰自矢，日進屬員而申飭之。凡較斛樣米，截貼通關，諸費無不痛加裁汰，以身爲倡。而下亦聞風，楊厲共砥廉隅，追呼不擾，鞭朴弗施。父老扶杖感泣，謂自我公以前所未嘗有。又鄖陽勢處上流，苦於兵多米少。黃州居下江數百里之遙，溯流牽輓，又苦於兵少而米多。先生量其地之遠近，移緩就急，無不稱便。其時封疆重臣皆洞悉民艱，凡有陳告，往往朝請而夕下焉。而總漕徐公旭，齡以釐剔爲己任，方先生之拜命出都，以公事晉謁，首詢及楚漕利弊。先生毅然曰：「楚漕興革，自當不遺餘力。所難者天下漕政歷來之利弊耳。」徐公避席延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五

乙丑

問先生夜歸草數條以進。徐公悉踴躍舉行之。嗟夫，屬吏之于上官，不敢一忤其顏色，能以職掌自明者，已爲難已。若先生之直諒，敢言與徐公之虛懷善下，誠可謂千載而一時者也。今徐公立三法釐三害，籌三便，諸疏理漕，已有成績。而先生方入對闕廷，行且以天下漕政昌言之。東南之民，庶其有瘳乎。先生向視學南省，所拔悉知名士，文告條約，剴切詳明。人謂先生才名素冠海內，職于文固所優爲。今復以此篇問世，讀之者無不心開目明。非劉晏裴耀卿所能及。而世猶以爲經術無當於世務者，幸藉先生一雪此言耳。

秋聽閣詩序

丙寅春龔子叔損介余友顧黃公以其秋聽閣詩相屬爲

從、端、毅、入

序。余方抱病旅舍，伏枕讀之，不禁霍然而起，曰：嗟乎！端毅

手、如、黃、河、發、源、星、宿

公之捐館舍十餘年矣，而海內之士言之莫不唏噓嘆息，

以爲自公歿而罔所依歸也。憶余舉于南宮，端毅方官列

卿時，余年甚少，自惟學識謏陋，周旋于長者之側，碌碌無

以自見，遂逡巡于門牆而不敢入。後晤其冢君于谷于京

師，始知不肖姓名。端毅每指數而咨嗟之，爲之惘然悔憾

統、折

而已，無及矣。今俯仰幾時，而千谷之哲嗣叔損復以詩顯

余，幸得效筆墨之役，雖不文，其敢辭。叔損生長貴盛，父子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六

丙寅

兄弟間又極天倫之樂，故其詩無幽憂愁歎之音。大率得

一篇、開、健

之于山水，臨眺者居多。至於贈友懷人、交遊酬答之作，更

反復致意焉。蓋詩者所以道性情，而性情之見于友朋者

尤其懇摯而不容僞者也。今世名公哲匠無不自矜其詩

亦無不自高其性情。然一二窮交緩急相需，錙銖德色聞

惟、端、毅

端毅之在當口，饑者待哺，倦者待館，遊于四方者藉其言

可、當、此、無、視

爲羔雉，卽人負之于俄頃，反覆之間而獎借扶掖之心逾

老而不倦。端毅之性情若此，則詩之卓然冠海內，何足異

哉。叔損以英年卓犖之才，砥礪待試，行且馳驅，皇途益

取前謨而光大之，如少陵所謂大庇寒士俱歡顏者，庶幾

端毅之流風餘韻復見于今日請以此詩爲左券矣至若其詩出入于司封隨州間往往得其神髓則天下有識者自能共鑿何俟余之詹詹爲黃公亦端毅門下士也既定其詩願以余言共勗之

節母周太君序

余有三楚之遊吳門宗侄世楷訪余逆旅再拜請曰外祖母殷母周太孺人爲忠介公長女適外祖祐寧公未幾稱未亡人苦志五十年如一日年屆八袞神明不衰誨其二子皆有名于時大中丞湯潛菴公以節行達於朝特

命所司建坊以表其閭一時父老童孺駢肩叠跡咸嘖嘖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七

丙寅

羨爲盛事更願錫以一言以彰苦節余嘗攷明季軼事至諸君子之死璫禍未嘗不掩卷雪涕也然楊左諸公雖值逆焰方張擊之而勝猶可庶幾於萬一惟忠介當緹騎四出之後事已必不可爲毅然敢以身殉厥後畢命詔獄慘毒備嘗而其心已早決於金閨祖餞杯酒定婚之日矣乃太孺人克承先志凜凜栢舟與冰霜比潔殆所謂忠節出於一門者非耶世楷又曰外祖之父獻民公讀書砥行與忠介同時有五君子之目迄明季甲申之亂聞變不食附於首陽之義而外祖亦因忠介被難奔竄流離侘傺以至於歿是其家庭間激烈悲憤皆以氣類相感召而太孺人

始終於患難之中。以全節著。則尤非偶然也。昔東漢李固之女文姬。以父忠直。受戮。匿其弟托之門下。士遺狐得全。古今重其才智。以擬太孺人。當檻車就徵。舉家禍且不測。而上慰老母。下撫弱弟。不致轉死溝壑。其才智可云相埒。然文姬不能以其姓氏見知於九重焉。雖早喪所天。太孺人不樂以此得名。而論世者。則以爲駕昔人而上之。已况湯中丞之撫吳與明之海剛峯先生。所謂數百年而一觀者也。太孺人膺大君子之舉而蒙 聖天子之褒其榮慶。不更有倍於尋常萬萬也哉。世楷其以鄙言拜獻堂下。敬侑一觴可也。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八

丙寅

問山文集序

溫陵丁雁水先生以所著問山文集屬爲序。余曰。自有書籍以來。其流布而不墜者。賴有兩間之元氣。搏掄於其間。故文惟真。斯傳使有所沿襲。補苴而欲以傳世而行。後則文幾乎熄矣。夫世之論文者。門戶相角。立曰秦漢曰大家。其說枘鑿不能入。余謂先秦如國策。諸書奇肆變譎。爲眉山父子所權輿。而漢之史遷。其疎宕適逸淋漓。生動之致。歐陽氏得其神髓。間雜一二傳記于遊俠貨殖中。亦未能遽辨也。善乎雁水之言曰。唐宋諸家非不有所源本。特其才氣發洩不能盡如前。此渾融則因乎時之不可強耳。乃

北地諸君子爲秦漢之學僅以割裂生鑿爲能事而後之
以大家自居者相與誹笑之及讀其文則又柔色慢聲按
之楞然無所有譬若模仿近代柴汝諸窠自以爲真而驕
語夫假斑駁以爲商彝周鼎者其相去寧有間哉若夫雁
水之文固卓然源本大家者也然以理爲主而運之以氣
馭之以才并舉其數十年學問之所積醞釀克斥于中且
筮仕豫燕回翔郎署按節贛南鬱孤之間所歷名山大澤
廢壘荒祠與其故鄉珍禽奇樹之觀丹青瑯刻之異皆一
一于文發之故讀之如建章宮千門萬戶又如張樂洞庭
弦匏羽籥中流變滅使人心目震駭固非區區以起伏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九

丙寅

嘆爲大家者也。余少年好流連光景于公安諸編不無關
入及長始悔其所作卓然欲有所樹立其操術頗與雁水
同然良楛工拙不能無異則所謂同爲不龜手之藥而僅
以繚繞終老是亦存乎其人而已

餘韻忿然

披雲閣詩餘序

丁卯春汪子紫滄惠然以書見貽往復千百言辭旨浩瀚
一往而不可禦知其爲古文詞沈酣于大家者也而謙抑
過當謂自今以後海內有未親門牆而得以一函執北面
禮者何妨自休寧汪灝始更集其詩餘一帙屬余點定而
弁言其端夫詩餘與古文詞判然而不能一者也自太白

創爲憶秦娥菩薩蠻諸調。而大家如韓柳諸子曾不過而問焉。至宋王半山稍一染指。惟永叔子瞻始擅長于其間。說者謂永叔詞婉秀曲折。一唱三嘆。而子瞻則豪放激宕。辟易千人。較之平日所爲文。又未嘗不合。若符契。則謂判然不能一者。又豈定論哉。讀紫滄所作。或如深閨之言情。或如青樓之寫怨。或如壯夫鳴笳之曲。或如羈臣逐客摧弦斷柱之音。使人心曠神怡。色飛魄動。殆欲兼歐蘓之長。而有之。是其文之沉酣大家也。何足異焉。余謬不自揆。早學爲古文。詞後避寇窮山。偶得草堂詩餘。按節尋聲。勉爲映竹軒詞。非其所好。而不謂紫滄嗜愛之若是也。雖然。草會侯先生文鈔一卷。卷七 十 丁卯

姜瑞若小像詩序

姜子瑞若行年六十。閩莆田侯屏山爲寫照于清泉怪石間。一時名流咸以詩篇歌咏其志。余謂古來圖畫之最著者。若麟閣雲臺。凌烟之屬。皆重以天子之命。光華赫奕。照耀丹青。然千百年來。欲求其髣髴而不可得。而好事家多好爲陶潛飲酒葛洪移居圖。置之屏幃。朝夕晤對。如聆聲咳。夫二人之在當日。不過一山澤之癯。而令人愛慕若此。

者豈非以其清風高韻卓然塵俗之外者歟姜子少時與
余以文事社集語石中年忽絕意仕進以蔣花飼魚爲樂
今閱其圖眉宇神致儼然山澤之癯豈時與數爲之而抑
志之所存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余曩以博學鴻辭之徵偶
有所寄托以爲圖同人遂有戴笠垂竿之詩積成卷軸說
者以爲詩固有識取義不當若此余戲題其上曰不然改
作早朝圖只愁箬笠無拋處聞者爲之絕倒而姜子素心
稀妙高蹈方欲友陶潛葛洪于千載之上卽欲係以簪纓被以
文繡亦將傲然不屑也乃諸賢猶舉其先世渭濱之叟以
相比擬其亦未忘夫詩識之見也哉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十一

丁卯

會青藜古文詞序

余甫踰弱冠聞江右曾子青藜與其伯氏庭聞暨易堂諸
子以詩文氣節相切劘心竊慕之已而晤庭聞于湖上又
二十餘年易堂諸子相繼彫謝因念青藜齒髮日暮故願
見之心亦與年而俱積康熙丁卯冬旅食會城青藜忽投
刺見訪初疑姓氏偶同及相見握手大喜繼以古文詞見
質且屬爲序余塵事雜沓日把卷肩輿中側弁而哦至手
口交倦猶不能置夫古文詞至今日而極盛亦至今日而
漸衰明季文割裂雕繪盡掩性靈讀之氣噎近代一變爲
大家之文然摩抄于神髓間楞然無物譬若塵飯土羹固

泊如其爲人而盤礴典酣牢籠萬象讀其尙論古人及盱
衡時事成敗得失之故不啻洞若觀火至于友朋存歿之
際纏綿凄惻區畫周詳苟息所謂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其
言惟青藜庶足當之耳余向讀庭聞之文精悍射人眉宇
而青藜復深以學問之氣信乎其不易及也已青藜又曰
年來以貧窶故寄人幕下往往代爲屬草丈夫七尺軀何
至以臂指供人驅役故盡棄其藁不復存嗟乎才如青藜
天故靳其名位竟以偃蹇終老卽文章一道猶不使之得
自行其胸臆良可慨也余性強項自一二知己外從不欲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七

丁卯

以捉刀見待然檢篋中所存大半皆贈送敘述之作以視
臂指供人驅役者相去寧有咫哉遂太息而弁其端

吳山齋音序

林子西仲向有損齋焚餘文集流布藝林一洗近世膚廓
纖媚之習比年僑居虎林復彙其書序記傳諸作名曰敲
音而相屬爲序憶與林子同以戊戌舉進士余甫踰弱冠
林子長余數歲心壯得以爲功業可立就更相勗爲詩
文以鳴國家之盛其後林子中道顛躓名位未顯值閩
逆之變繫獄逾年九死不悔王師平寇林子始挈家累
播遷異地數米析薪以供晨夕而文章則倍勝曩時蓋經

患難艱阻之後。志愈苦而思愈沉。兼挾以忠憤不屈之氣。行乎其間。如金之煅煉而忽躍于冶。如水之曲折而必赴于壑。如松栢之摧抑于霜雪。而虬然盤鬱。益奇以堅。固非徒窮愁以著書者比也。林子又沉酣漆園。家言著爲箋疏。拔理向郭之外。其所謂敲音者。亦原本于莊。比于羽族之微。以自傷其搖落。余手是集。笑語林子曰。所謂鳴國家之盛者。固若是乎。予初以尤異見。微未幾。罷去。復屢遭兵燹。時數之厄。與林子畧同。而所業不加進。然語曰。失林之鳥。望同類而鳴號。不禁其音之嗥嗥者。故臨文尤爲感慨係之云。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三

戊辰

續修義門家譜序

續修義門家譜者。蓋以先世希成。公後同居者六世。詔旌其閭曰尚義之門。故至今稱義門云。攷毛氏得姓于毛伯。其後有宣四公者。爲棠陵支系。所從出。閱十有三世。而羅公由棠陵遷于遂安之泮塘。復閱十有八世。而希成公爲同居始祖。至明而一修于時敬公。一修于明齋肖環。二公皆義門裔也。迄今世代浸遠。又九十年矣。際可從大梁歸里。始有重修統譜之請。而宗黨甚繁。一時難以鳩集。私念犬馬之齒。將近六十。恐將來精力漸衰。不能從事筆墨。遂以續修義門家譜爲閭族之倡。竊謂三代崇尚封建。子姓

宗法皆有世及以相維如宋之向華同出於子齊之崔國
樂高同出于姜雖氏族屢更而源流支派瞭若指掌迨魏
晉而降徒以門閥相尙見前代之名公鉅卿焜耀史冊者
必援引而俎豆之遙遙華胄不無貽譏而近日修譜之弊
風俗至此可爲痛哭流涕不止貽笑鄉邦已也
壟斷行私無論屠販僕隸能以貨賄自通卽置之于伯叔
昆季之列是向之以尊顯冒祖宗者其失也誣近之以卑
賤辱祖宗者則尤寡廉鮮耻之甚者是編遯希成公以
上至于毛伯皆一本相承不敢旁及而凡隸義門者行次
必詳婚葬必核過嗣承紹必紀有列傳以揚前徽有恩綸
選舉諸攷以昭世澤俾讀之者尊祖敬宗收族之心油然而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而生歲時伏臘雍睦一堂庶不致相視如途人已雖然吾
宗舊譜皆閭族之全書而際可所修僅一門之私乘其間
廣狹之辨相距不啻徑庭方寢食有餘愧也敢自以爲功
乎竊願繼起而重修統譜者遠近弗遺推而及之于泮塘
焉更推而及之于棠陵焉上下千百年宗盟如一日則是
舉也其亦先河後海之義也夫

春秋集傳序

揭出大旨

春秋者聖人經世之大法也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學者茫
乎不知其畔岸胡文定曰學經以傳爲案則當閱左氏玩
辭以義爲主則當習公穀而遂以折衷焉自前代經義取

士專尙胡傳而三傳並置弁髦其教師佔畢相傳所謂胡傳者則又傳會割裂以備有司之程試至于趙盾許世子之事與夫崩薨葬卒有終身不親其句讀者說○主○謂○舉即胡傳亦未嘗習其全書也新安汪子傷經學之掃地斨斨窮年著爲

集傳一書大率原本孟子以孔子作春秋爲宗而于程子所云微辭奧義反復致意焉蓋以爲事由創始謂之作一文一辭皆出聖人之心裁說者必曰魯史原有大書特書之例則孟子何以謂之作乎至若所謂微辭者如王有時而不稱天宰或書名夫人孫于齊削其姓氏之類是也所謂奧義者如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桓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五

庚午

四年七年不書秋冬踐土之盟天王下勞不書之類是也

義例顯然

他若書王之爲大一統說本公羊而汪子暢言之宰獨書官之爲重相先儒所未及而汪子獨發之朝覲計葬之爲無所書而義見先儒所偶及而汪子歷舉之蓋必執日月爵氏以爲一字褒貶者固失之於鑿而又以爲始春王而終獲麟全無義例者則又失之於疎惟汪子之衡論爲無弊也哉余少年通藉自經傳外未能有所論述比年來欲爲五傳考異一書經營編緝恐白首未必能成而是集獨先得我心一披閱之瞭若指掌焉何能不避席而請益也

陳子椒峯所著學文堂集風行海內有年矣庚午冬余偶過毘陵訪陳子於啓圃出其新訂全集篇帙之富倍於曩時歸途迫歲暮不能爲信宿畱遂先讀其經史論辨而弁言其端嗟乎六經不可復續矣史雖代有編纂而非侍從儒臣膺承明珥筆之選則亦不能從事於其間惟爲之訂其殘闕攷其異同析其是非得失則後起者所當務也然經史之學從來名賢宿儒持論不無可議如胡氏之疑周禮李泰伯之刺孟子歐陽六一指河圖洛書爲怪妄與夫蘓眉山以武王爲非聖人而曾子固稱楊雄仕莽合於箕子之明夷至若王介甫譏春秋爲斷爛朝報不置學宮且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十六

庚午

有取於長樂老之馮道則尤與於無忌憚之甚者也陳子少擢高第恬於仕進攻苦績學以學文名堂者其所選文統自國朝四十餘年賢士大夫高文典冊以及遺民逸老感事述懷之作皆窮搜遠覽薈爲一書至於經史論辨則竭畢生喜愉悲憤寢食遊覽之境而無一日之暫忘故自謂六籍於傳註外別有從入而尙論古人參互證據并其行事之歲月先後皆若可燭照而數計信乎莊生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哉憶歲在戊午余與陳子同以文學應召一見歡如平生己未春拜別蘆溝各以千秋之業相期勉乃余向有松臯文集近復以安序文鈔問世爲陳

子所稱許然經史名篇者已不能當陳子之什一篝燈擲
管不無餘愧矣

受業王起東震舒訂正

孫覽輝以翔

咏虞廷

搏霄南溟

炳輝新勗

良齡全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七

七

庚午



管不無餘愧矣

子所稱許然經史名篇者已不能當陳子之什一篝燈擲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銘西仲

楚黃張希良石甌

評

後學方棻如文翰重輯

受業

柴世堂陞

全叅

戴 熙斐男

古歡堂全集序

擬地輿誌序

四書玩註詳說序

張萃菴先生壽序

李織齋文集序

方渭仁文集序

新刻李忠定公集選序

少寄趙玉峯全集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目

柴氏古韻通序

董缶堂詩集序

詩經廣大全序

百石圖序

本草述序

劉勸子文集序

汪蓉洲駢體序

王母朱太孺人七秩序

嘉興高氏詩選序

金華正學編序

會侯先生文鈔二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男 士儀幼範
士儲待旃 全校

古歡堂全集序

綸霞田先生撫黔三載以黔志尙殘闕未備耑俾束幣相
招爲貴筑之遊適以內艱歸里而余亦不果行因念先生
通籍來所交盡知名士乃五千里外惓惓於椎魯無文者
而委以紀載之任古語謂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憾何
幸于先生遇之復以古歡堂全集屬爲之序余謂文章經
國之大業古來通達治體若賈誼陸贄輩照耀史冊姑不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一

壬申

具論近如有明于忠肅王文成之章奏文檄詳明剴切綱
舉目張以至邊塞之殷遙苗蠻之蠢動皆以一二語洞中
機要此豈僥倖于嘗試爲功乎先生登進士高第視學南
省督湖北糧儲晉陟開府向所著有楚儲未議余嘗弁言
其端以爲文名素冠海內學政固所優爲而此編亦非劉
晏諸人所能及茲復讀撫吳黔諸刻飭廉隅杜請托循名
責實剔弊釐奸如雷霆霜雪使人震驚凜冽而一往仁厚
寬大之氣流動楮墨又如惠日和風藹然予人以可親焉

文。告。出。於。至。性。故。能。感。人。

猶憶曩歲移節黔南余晤于吳門舟次時送者祖餞相望
先生獨攜余窮極虎丘幽勝徒御蕭然解衣對酌酒酣譚

刊落世情有古人風致

及海口河政毅然以身任之余心動目張不能得其要領
及得先生之河畧而反復尋繹始信坐而言起而見諸行
事古之人不我欺也至讀其詩清真高渾舒寫性靈居燕
臺十子之一近且窮工極變浸淫漢魏古文詞出入于廬
陵南豐間而得其神髓皆卓然以千秋自命者然竊謂文
章結搆嚴密經國所關于國計民生者甚重尤不禁其言之媿媿
云。

四書玩註詳說序

曩者歲在癸卯余於闈中得冉子永光文往復忻賞謂先
輩之宗風未墜亟呈之主司王西樵先生以鄉榜第一人
會侯先生文鈔一卷

卷八

二

癸酉

相位置後時數不偶屢困場屋而國家定制凡孝廉公車
五上卽得謁選於銓曹或丐廣文一席以自効親知時爲
勸駕冉子笑而不答也幸未春冉子登進士第讀書中秘
以所撰四書玩註詳說多至二十萬言遠來相餉余謂西
漢以還不知有四書之目故論語雖列六經之後而二孟
則雜於諸子學庸則僅於戴記中肄業及之至宋程朱諸
大儒表章絕學而四書始有耑名自有明以迄興朝皆
以此取士總角入鄉塾者無不董以師儒摩以歲月然多
依附影響于是非疑似間以弋獲青紫甚者謂過守傳註
文章爲之減色而其中之精理微旨幾視爲不求甚解之

篇籍矣。嗟呼。夫不知有四書之目。如日月在雲霧晦蒙中。
倏爾開霽。光輝照耀。而以四書爲不求甚解。則如日月行。
。眼。前。指。點。
天而蔽屋。以自封不復有容光之入。何異終其身於矇瞶。

耶。冉子歷二十餘年窮愁厄塞之境。于經生帖括外特萃
精力而成此書。其潛心聖賢之言。若爲我今日身體力行
之言。而門弟子之析疑辨惑。亦若先我意而設爲問答。以
相啟迪焉。大率仿古所謂經傳相發明者。而以朱子之大
註爲經。以大全蒙引存疑淺說與夫近日之集說彙解諸
書爲傳。間復參以己見。洵乎千百年來所未覩也。况大全
蒙引諸書與註中之先後次第錯互紛紜。一時難於尋繹。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三
亥酉
冉子則引義斷章。絲分縷晰。各以類從。俾閱者心目了然。
無旁搜博採之煩。。作。者。苦。心。得。此。了。然。人知其說之詳。抑知詳說之由博而返
約也哉。冉子更以書貽余。謂有大易尙書詳說二集。嗣以
問世夫。尙書爲冉子專經。而余家世受易。不能有所撰著。
以津梁後學。忝一日之長。有餘愧已。

李織齋文集序

康熙癸酉。余偶遊粵之端州。時崔子輔鼎隨其尊人傑菴
先生于宦邸。以制舉藝及詩詞雜文相質察。其意若有所
欲言者。一日踵門請曰。山左有李織齋先生。因鼎革棄諸
生籍。膺博學宏辭之徵。避不欲就。曩者晤於濟南。得其古

文辭快讀之欲爲剗刷以廣其傳雖逡巡未出諸口然已心許之矣。今織齋溘然長逝屢更歲序遺稿尙攜之行笈中願錫以一言行將與侯朝宗王于一諸集合爲大家之選余曰文至明季而衰怪僻膚冗浸以成習至 昭代朝宗諸子始爲沉雄疏宕之文風會漸歸于正然而小儒初學規摹而剗竊焉止取之韓歐集中數篇而已足矣。讀織齋與友人書謂同鄉有以制科取顯位者自謂吾不學古文辭耳學之可以半載而成其言雖足付之一噓然亦吾黨之空疎而貌爲大家者有以啟之也。聞織齋窮年攻苦架上圖史雜沓一一闇誦無誤每一命筆貌瘁髯枯幾不

貓屬刻苦處有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四

癸酉

神致

能辨寒暑宜其卓然而成一家之言也。嗟乎朝宗雖以縫掖而短折然爲公卿之胄筆墨之暇間以聲伎自娛于一文名藉甚所至爲諸侯王客惟織齋于一二知己外落落無所干謁委身蕭寺藿食鶉衣是生不得一日之歡而文字復不能畱于千載尤當爲之憮惜而流布者也。乃崔子少年負才名于織齋無師資之誼且無存歿相付托之重而欲不朽其身後者惓惓如此亦可以風世矣。余從事此道數十年心力所極不能創古人所未有而織齋書牘高視不可一世亦微有好盡之累所謂一唱三嘆按之蔑如安能起九原而與之共相商確也哉。

瑕瑜不掩行文慎重如此

新刻李忠定公集選序

宋李太師忠定公綱爲閩之邵武慶清人其奏議載在史冊者已與日月爭光而全集明代尙藏之中秘故流布未廣同邑張遠侮孝廉重加選訂康熙甲戌邑令安君傳巖付之剞劂屬余弁言其端竊謂宋靖康初金人南侵都城坐困宋室危而復安微公之力不至此同時若張浚趙鼎諸君功過既不相掩節前此韓范號稱知兵乃經營西夏

持平一論

不能得其要領而決勝于疆場則公之勲名才畧卽謂有

時識

宋一人可也所可慨者人主遠君子而親小人以其不能

辨之于幾微之間猶云知人則哲古今所難也若公在圍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五

甲戌

城中士民擊登聞而伏闕請以兵事委公者至十餘萬人料敵制勝算無遺策一時倚賴不啻若左右手迨敵退之後未幾而疑之以專權責之以拒命至落職安置建昌軍

誤

又謫江寧而金兵再至二帝已蒙塵矣高宗卽位鑒于覆

轍拜公右僕射言聽計從庶幾千載一時其後復謫授儋

州團練副使甚且放還士大夫流徙者惟公在所不赦謀

噴飯

國若此徒足以失軍民之望而快仇敵之心求不至于亂

亡得乎乃公獨百折不回始終以退避爲國耻以乞盟爲

君辱至沒身而後已余道過樵城瞻拜廟貌爲之潸然欲

涕也讀集中諸書牘大約盱衡時事辨別忠邪與奏議相

表裏其序記論辨之屬。浸淫史漢。至詩則雄奇磊落。劃然自寫其胸臆。皆傑構也。昔武侯自前後出師二表外。其餘比擬。甚當若梁父吟黃陵廟記諸篇。悉膾炙人口。而世止欲以奏議稱公。猶未足以盡公之生平焉。爾至於安君簿書執掌。毅然以表其邑之先賢爲己任。可謂卓犖于流俗之表。宜其治行爲一時冠也。夫

少宰趙玉峯全集序

曩者歲丁未。余司李黔之黎平郡。而河陽趙玉峯先生適爲同官。相得甚歡。嘗同遊百盈泉。其水時盈時縮。日以百計。酒半道。及造化屈信消息之理。與泉之進退升降。相爲會。侯先生文鈔一卷八

卷八

六

乙亥

發明媿媿幾千言。余已驚若河漢。越數載。相晤京師。以正以敬一爲主。文章自有根柢。學。互相切劘。爲作敬一錄序。其後余文雖不加長。而于性命之旨。微有所窺。迨開府吾浙。以振興斯道爲己任。諸逢

掖。賡疑問難。獎誘不倦。卽椎鄙如余。亦謬欲以臯比相推。

一時觀感興起。有騫湖鹿洞之風。而仁聲惠政。難更僕數。

其大者如嚴杜營債。俾間左永無鬻身。質子之苦。更濬城

河。以通舟楫。利濟及民。與鄴侯六井先後。頡頏悉載。余六

事記中者。可攷而誌也。乙亥歲先生久陟少宰。膺 聖天

子銓。衡重寄衰廢故人。晉謁私第。始出全集。見示伏讀。欣

賞夜盡。聞長樂曉鐘。燈火猶熒熒。几案間終不能測其所

經濟發爲文。章所以與儒高。八。

至也竊謂三代以降文章莫盛于西漢後代韓柳諸君子

非不卓絕一世然猶匡廬雁宕溯源崑崙而根柢崇深氣

魄麗博究不能得其髣髴至近代荆川遵巖亦自號作者

幾于驚峯虎阜一登臨丘壑之勝已耳先生叢六經之旨

以成文而大端蘊釀于西漢語必透宗理必造極卽方言

致語遊戲偶作皆有大力包舉其間所謂獅子搏兔猶用

全力者是已至比物連類尤長于譬喻因念從來文章以

善喻稱者漆園內外篇之若鯤若鵬若解牛若承蜩若曳

尾之龜若涸轍之鮒往往極其情致然或每篇自爲機杼

或一言相爲引伸而先生則錯舉更端層見迭出使人目

會侯先生文鈔行。文。亦。錯。舉。更。端。之。妙。一集卷八 七 乙亥

眩神搖不能自主此尤近今所未曾有者也昔子瞻作范

文正公集序而獨舉其早年上宰相書謂可槩文正生平

今讀先生讀書一賦則進德後先之方立朝忠亮之節以

及經史之博綜詞賦之瑰麗與夫字畫之工妙皆可披卷

而得亦足爲讀先生文者登岱觀海之一法云

柴氏古韻通序

余年甫垂髫已聞仁和柴虎臣先生之名繼讀其與家稚

黃論韻諸書反復辨難剖析毫芒而挾以濤湧雲蒸之氣

爲之俯首至地後于會城修浙江通志作西陵五君子傳

而益深悉其爲人蓋鼎章後棄諸生服操行端潔卓然以

名教自持者也。戊寅春其子陞升謁余邸舍以其古韻通屬余序之大率每部彙孫恂唐韻于篇端餘則援據詩賦外兼引經證史補闕訂訛依次而附載洵乎殫畢生之精力得成此書也。昔休文取天子聖哲列爲四聲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而虎臣就唐韻而通之有全通半通間通旁通之例此秘尤休文所未覩也哉。至于斥等韻之非釋轉韻之惑定沈韻非吳音之辨與夫天之韻屬先而其音可析之爲三責之韻屬寘而其音可析之爲七以正時師叶韻之誤。不啻燭照而刃解焉。夫天下不可少之書自當公之藝林若家稚黃之韻學通指與家大不可之古今通韻雖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八

戊寅

持論間有不同而皆可爲韻學之助乃兩書先後行世而陞升以食貧故不能流布先世遺編展卷感嘆至於泣下嗟乎世不乏好古而有方者稍節其半載宴會之費即可付之劑劑以傳不獨津梁後學而姓氏亦可並垂于不朽庶幾旦暮遇之

董缶堂詩集序

歲在甲寅余移家避寇西冷偶爲湖山之遊晤甬上董子缶堂一見歡如平生遂相攜拏舟訪王丹麓於北墅後十年癸亥余修浙江通誌復握手試院又十五年戊寅余僑寓西冷而缶堂之子漢竹周池來謁問之則缶堂卽世已

久回念西泠諸子自丹麓外多化爲異物而余鬚髮亦無
一莖黑者因相對泫然隨出在堂詩集相屬爲序夫甬上
夙稱才藪而臬堂之文在堂之詩尤爲黃梨洲徵君所欣
賞不能置軒輊於其間聞在堂性至孝立局先人司農公以好
客破家在堂曲承先志賓至如歸拮据觴豆隆冬葛衣被
體泊如也每歲爲餓驅舟楫往來無寧日及司農公歿遂
安意遠方授徒或問之則曰親在不欲終一年淹也故年
逾知命臨終前數月尙舌耕海昌官署每以不得坐卧小
樓讀書十年爲恨然則在堂之詩惟是一二知己請足卽席分
題酣呼酌唱以爲笑樂其餘月白燈昏淋漓楮墨皆窮工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九

戊寅

盡致以抒其鬱結之所爲作也詩至此寧有不工豈止愁
苦之音易好而已哉乃漢竹表揚其親之心甚切若無地
可以自容且曰吾父坎塲一生惟恃此以不朽并示所作
百哀詩更沈痛迸人聲淚是則昔人於朋友間所謂把君
詩過日者而讀之適爲悲憐幽憂之助安得不爲之廢卷
而嘆也夫

詩經廣大全序

古來言詩不一家迨齊魯之詩既亡韓詩僅存外傳惟先
世大小毛公之學爲獨盛厥後鄭康成作詩箋羽翼毛義
而間出以已見孔氏正義則于毛鄭之不同者而兩申之

及考亭之集傳出。說詩乃歸于一。明初輯爲大全。頌之學

此是公論。卽質之考亭。想

官如繩趨矩步。無敢越也。然考亭掎擊小序。而以子衿蔓

亦心服。

草諸什。盡屬淫風。後人不無遺議焉。竊謂詩之小序。與春

秋之三傳。其聞見最親。其立論不爲無據。自科舉之學興

今人

儒者束于功令。於是乎專守集傳。而四始六義之中。不知

讀書大率類此。

此等論大有裨於經學。真至當不易。

小序爲何物。春秋則文定一卷之書。而外竟置三傳于弁

之詞。

髦。殊非古人博覽精取。而尋墜緒茫茫之義也。梁溪王子

金孺。陳子衣。聖潛。心詩學。積有歲年。謂大全爲奉詔趣成

之書。採摭羣經。或多割裂。而雜引諸家論說。先後牴牾。遂

如此方得經學簡美。惜未見此書。

著爲廣大。全一書。雖以朱子集傳爲指歸。而或附以古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十

戊寅

毛鄭之說。至周禮儀禮註疏。暨名物諸書。亦縷分臚。列資

爲博洽之助。又每于篇末。彙括全文。循其曲折。大率如孔

子說。蒸民篇之義例焉。或曰考亭集經學之大成。有所增

損。卽爲離經而叛。註竊以爲不然。夫六經之在天下。猶日

以註疏。疑之。據。幾。玉。衡。可。謂。推。崇。

月五星之運行于天也。有虞氏作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宜

已極。

爲後世才智所不能及。然推步占驗。歲差之法。世異而代

不同。如必以無所增損爲尊考亭。則凡治曆者。自璣衡以

此義疎快。

後。遂可置唐一行元郭守敬之學于弗講也耶。

百石圖序

憲副賈可齋先生向守齊安。作百石圖以之名其堂。而兼

以爲號。余次子士儲官扶風知縣。已卯冬傳先生命。數千里屬言爲序。余謂少陵題王宰畫云五日畫一石若繪圖

涉、等、便、有、天、趣

至百計。非遲之歲餘不可。然王宰山林遺逸無簿書執掌之繁。而先生則縮符劇郡。左拊右摩。致循卓之聲。上達

楓陛。疑其日不暇給。而乃能從容游藝。窮神盡致。若此殆

所謂技也。而進於道者乎。先生之石雖未及見。而每石必

綴以匠心之語。如贊如銘。如跋如記。璀璨離奇。令人奪目。

是石之百變而不窮。先生之文心賦手亦百變而不窮也。

且聞解衣磅礴。時間以墨濡髮。并染花蓋竹葉。以代管城

於此道。創古今所未有。寧不推爲畫苑僮事歟。余比年來

之外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十一

庚辰

頗好臨米南宮倪元鎮遺蹟。嘗自題畫冊曰我亦顛迂。今

天然

繙閱此集始悟。古人可以爲我師。而我亦不必爲古人役。

畫苑三昧

從此稍有進境。未可知也。昔伯牙學琴于成連。三年不成。

及令其獨處于海濱。寂寞之墟。乃嘆曰。先生移我情矣。則

余與先生雖相距數千里。而畫苑三昧固有所專屬也。夫

本草述序

康熙庚辰冬。偶問道青溪。時劉蓮水明府訪余。邸舍以尊

人雲密先生所著本草述相屬爲序。余性稚魯。少於岐黃

家言。未暇寓日後。偶讀嵇叔夜養生論。謂豆令人重。榆令

人瞋。合歡蠲忿。萱草忘憂。而柳子厚論服食書亦云。凡言

題易精家此文以數測爲色澤

丹砂者以類芙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盤首附子八角甘遂赤膚始念古之高人名士於方書藥性未嘗不加考核兼以遺咯血之疾遂潛心本草諸書竊謂素問難經猶儒者之六藝也雜論本草猶爾雅之箋註蟲魚以爲六藝羽翼者也考漢末不過三百六十五種至有明李東壁搜葺至一

千八百九十二種可謂明備茂以加矣然或陰中之陽陽中之陰以及氣味之升降物理之疑似不無毫釐千里者先生一一舉而訂定之閱歲者三十屬筆者八十餘萬言變通於意象之中神明於言詮之表令初學引伸觸類瞭若指掌焉允矣神農氏之功臣東垣丹溪諸子之益友也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三

庚辰

哉先生以名進士官至司寇值明季喪亂杜門高尙以至殁身而其抑鬱侘傺之况所以銷歲月而葆天真者精力皆萃於此書與唐之陸宣公謫居荒僻憂讒畏譏不敢著書止集錄古方以爲救濟蒼生之助髣髴畧同然宣公之書不能家傳戶習而先生所述直與素問難經相表裏而流布海內則明府之不欲朽其親其孝思爲尤足稱焉

劉慟子文集序

余次子士儲補授扶風邑令而江右劉子溯來嘗客寓暑中不遠數千里以書來爲其尊甫慟子先生文集屬序先生名九嶷登前丙子賢書值明末烈皇帝死社稷中宮殉

節先生聞國難痛哭沈淵爲家人所援且以親在故苟延
食息薙髮稱釋性藥而慟子則其所改之別號也其年秋
九月頒哀詔哭臨三日先生爲文以告大率謂烈皇帝憂
勤萬幾而諸臣營私以悞國今人子計音必曰不自殄滅
禍延先考妣卽以聖賢爲子豈能不死其親猶爲引咎之
虛文惟甲申三月十九之事禍延帝后則諸臣實當斯語
耳近傳聞建業晉階及乎百職超擢逮於廢官勳衛有封
拜之榮庠序有恩拔之選無不彈冠相慶而從未聞向逆
闖斬一馘獻一俘以博九原之一咲是甲申三月十九日
之變烈皇帝一身之不幸一家之不幸而江南人士之大

怒馬甚於痛哭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七

辛巳

幸也又謂俟哀詔而哭臨恐其或致傳訛也乃由春末而
抵秋暮禮曹以悠忽視之賫捧使者遲遲而至夫從來及

如此舉動不亡何待

第臚傳不過七日可抵豫章而巡方典試雖遠懸天末無
敢旬日違期者由此觀之國破君亡哀詔下逮曾不若縉
紳之捷報承平之簡書情背理舛莫此爲甚其言尤凄切
而悲憤云至於祭殉難吳給諫文而惜其所欠者李綱刺
血之書包胥秦廷之哭爲王侍御諫疏序則責其薦舊輔
宜興之失嗟乎明季章疏尺牘依阿成風卽慶弔之章無
不謂朝盡臯夔家皆曾閔而先生一毫不容假借若此使
其得膺言責必能如鷹鷂之逐鳥雀不然而或乘一障得

一城必能以死勤事而徒使其淚盡毫枯偃伏於草間塚
畔以沒世爲可悼也夫若溯來于數千里外屬序於余至
再至三人謂求忠臣當於孝子之門余亦謂求孝子當於
○仍○歸○到○忠○孝○
○益○增○餘○概○
忠臣之後也

汪蓉洲駢體序

汪子蓉洲執贄于余以制舉菟得名近復研摩詩賦而駢
體雅稱擅場康熙辛巳秋將遊京師梓其笥中存草問世
余謂自東漢以降文體漸趨華贍而尤盛于六季其遙情
雋致使人摩抄于神骨間一唱三嘆焉往往有近穉近拙

者而益見其生動初唐義烏臨川諸子踵事增華風韻漸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辛巳

西

減迄宋坡公表啟止寫其意中所欲言而古法蕩然迨明
代則陳陳相因使人開卷欲卧 昭代人文化成駢體之

工無美不備自陳檢討其年一出覺此中別有天地比來

模擬相尋久習生厭譬若桃源仙境以漁人艤舟一見爲

奇若人人問津幾于秦淮競渡矣蓉洲雖師範檢討而起

復頓宕皆有渾灑之氣相爲回旋亦使人摩抄于神骨間

而得之者也蓉洲至京師見城闕之嵯峨帑藏之繁富與

夫朝會宴享之鉅麗導揚稱述獨以駢體爲宜從此所進

殆未有量蓉洲勛之哉

王母朱太孺人七秩序

皇上建極四十餘年久道化成禎祥畢集而王母朱大孺

人届七十初度余忝姻婭之末不敢無一言以為祝蓋余

通籍後邁闔逆之變避地會城太孺人授館以居者三載

及宦遊四方不得志以歸復僑寓會城數往來于太孺人

之家世態炎涼倏易太孺人始終敬禮如一日兒輩與太

孺人之子天叙交好尤篤締以新姻比年來長子士儀督

撫保題甘州監督次子士儲以扶風令膺卓異之選余年

老愛閒凡家務之鉅細天叙為之經營措置不遺餘力其

休戚相關殆不啻一身之榮瘁也太孺人天性慈惠生平

無疾言遽色故躬行而一家化之天叙諸子多異母所產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五

辛巳

恒情不無厚薄之嫌尤為難得余數年來從不聞其庭內有詬誶之

聲昔人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余亦謂今日太和之氣畢

萃于王氏一門中矣太孺人次子雖早世而遺孫皆名列

俊造天叙二子景山濬若復高擢明經益蒸蒸向學從此

策名天府以光大前人之緒直指顧事耳天叙以色養為

孝每嘉辰令節奉板輿至明聖湖於聖天子御筆所書

十景遍遊至薄暮始歸是太孺人娛此惜此點綴生色晚景者無窮則所

以享此大年者亦無既耳余性不樂為三多九如之詞茲

于太孺人稱觴之辰乃欲臚列虛飾是壽天下凡為人子

者之母而非壽天叙之母也遂質言之以為序

嘉興高氏詩選序

歲在乙亥長子士儀作令寶坻余就養宦邸踰年披閱邑乘見前邑宰高寓公先生以進士起家當干戈搶攘之際

堅守孤城數月烈皇帝獎勞有加撫按諸臣皆註上考而主計者以私怨左遷涇縣夫明季懋功不賞是非倒置若

此至於禍及宗社而不能救可勝歎哉及南歸遇高念祖於嚴陵旅次以高氏詩選見示蓋先世有齋庵學士篇什

甚富與鮑西溪貝廷琚齊名靖難師起遯迹雁蕩山中附題中眼曰於首陽之義入世孫曰明水公者由進士筮仕工部營桂

藩宮殿爲中涓所構負奇冤死其子卽寓公先生也官虞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六

祭未

衡後白其父冤於朝得復原官隨邁甲申乙酉之變坎壈

侘意處傑未幾卽世故其父子之詩或沉雄以激迅或綿邈以

蒼涼而流連君國之際一唱而三歎有餘哀已嗟乎詩以

三唐爲尙然求其數世之內忠憤矢音長歌當泣亦不概

見焉其後寓公先生之從弟子修及猶子大立亦父子爲

名進士爲良有司讀其詩各卓然自成一家至於念祖詩

體無不備境無不臻而以尊人寓公先生之故尤好搜羅

殉難諸公軼事形諸吟詠是高氏諸君子余以其詩而想

見其人者宛轉如環若念祖則又以其人而益傾倒於其詩也祭未

新秋念祖買棹遠來晤對旬餘爲序其詩黯然以別

金華正學編序

乙酉冬婺州張子申伯扁舟來訪以所輯金華正學編見示余向修兩浙通志尙論往代文獻而婺州爲十一郡之冠良以山川靈秀有所特鍾且師友之際得於佩服觀摩者爲多如宣聖倡道闕里而從遊多齊魯之英婺之羣賢蔚起紹往開來憑吊其下者恍如在嶧山泗水間也猗歟盛哉宋淳熙中金華東萊呂先生與晦菴南軒兩先生講學麗澤書院其後何王金許起而繼述之至明章楓山宗伯大闡宗旨支派不至於失墜夫講學之名肇於有宋而六經獨兌卦之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蓋三先生麗澤會侯先生文鈔麗澤一集卷八 七 乙酉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七

乙酉

字。妙。有。洗。發。已逆知其流風之獨遠矣。攷與晦菴同時擁臯比者象山至尊德性而或疑其學之近於禪。惟麗澤之傳兢兢以晦菴爲依歸粹然一軌於正。乃申伯旁搜博採取其有關於正學者付之剞劂且辨晰于毫釐之間間亦附以已見可方。不。愧。功。臣。二。字。謂晦菴之功臣并可稱南軒之賢裔也夫。收。亦。完。密。

擬地輿誌序

側聞夏書作貢敷土爰以經邦。姬室命官職方于焉畫野。道里可稽于章亥無取逐日之誣。莫安豈始于媯皇。蓋徵斷齋之妄。益地輿之有誌。猶國史之爲書。必酌古所以準今。斯闕疑方可傳信。攷掌故于侍從。寬歲月以編摹。誠河

嶽于此效靈而丘索由茲鍾美者也我國家景運日新

版章孔厚北翔朔漠南屆番禺金母獻環朔河源于西極

焦僥貢羽連日本于東區下逮雕題鑿齒之倫穹居卉服

之衆莫不望風受朔測海來王皇上當清晏之餘披黃

輿之籍牙籤滿架郡邑星羅芸帙充庭疆隅繡錯乃或低

悟互見訛舛遞仍緣沿革之不同致提封之難辨如扶風

舊連數郡今止棧下花封會稽夙擅三吳近僅江濱巖邑

至于名區勝蹟猶多影附聲傳禹穴探奇一時聚訟釣臺

懷古兩地存疑以及分野之測驗至微昔賢之研窮甚晰

熒惑徵咎善言可以回天東井開祥道風因之秀世然而

會侯先生文鈔一卷八

雍土正西之境而鶉首何以在南揚州東南之鄉而星紀

何以居北必得至當之論始成不刊之書爰錫詔于石

渠俾搜藏于金匱纂修者如諸峯之供羅列總裁者若大

海之納朝宗既歷夏以徂春亦分絲而析縷實仰測夫

睿慮非僅列爲大觀若者地廣人稀宜下典屯之令若者

土磽俗瘠當殷賑恤之恩睹漕渠而念民力之艱難問河

防而決疏排之緩急誠所謂運邦家可指諸掌而益神智

皆莫若書者矣臣識愧墟拘學同蠡測徵文考獻敢恃師

心達旦窮宵不遺餘力猶恐掛一而漏萬奚啻令五而申

三若乃五嶽之外有五嶽誰辨麗農廣野之名九州以還

有九州。孰定神。叩戎弁之號。盡去方士之迂譚。不列齊諧之誕語。務令傳之簡策。生千秋銀管之光。勒之鼎彝。增萬載金甌之重。

張萃菴先生壽序

昔文潞公之在洛陽。與諸老日宴集于名園古刹。尙齒不尙官。謂之洛社耆英會。惟司馬溫公年未六十。以狄兼暮故事與焉。余僻處山城。慕古人之風。每欲舉行盛事。而遊侶寥寥。不可多得。及抵會城。晤萃菴張先生。而惜相見之晚也。蓋先生雖托處西陵。其故里在吾郡之分水甲寅閩。變時先生父司務公年逾九十。每聞賊至。卽扶掖遠避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九

乙酉

谷恐老人不勝勞瘁。兼風慕兩湖之勝。遂奉親卜居焉。侍養至百齡。始終色養。如一日。歿後崇祀鄉賢。葬祭合禮。當事以孝旌之。先生幼而穎異。十八補弟子員。屢頭場屋。已酉。僥得復失。以拔貢入成均。抵都十日。卽請假歸里。蓋不欲以三公易一日之養云。生平好行施濟。置義倉。義塾。尤爲遠近所稱。繙閱經史。漏下數十刻。燈燼猶落几案。以爲常暇。則與二三耆舊。攜樽挈榼。縱遊南屏靈鷲間。見之者以爲仙也。課子孫以義方。後先聯翩仕籍。卽肄業黌序者亦嶄然見頭角焉。今歲值七十。初度親友繪圖爲耆英會。以祝難老。余謂潞公雖致仕家居。其後復位登朝。右與溫。

公同心輔政。則所謂耆英會者。亦不能歲時舉行也。若先生絕意仕進。而余浮沉宦海已久。歸林下。且年齒又在肩隨之間。文情縝縝不相及歟。遂援筆爲之序。

方渭仁文集序

余讀渭仁文。凡三變矣。弱齡定交。語石習爲徐庾之篇。風華自喜。暨與余避寇僑寓會城。得稚黃諸子相與切劘。歛華就實。駸駸體格。日上卽海內向所傳健松齋集是也。已而應文學之徵。天子臨軒親試之。拔居侍從。與修明史。

若所編于少保汪總制列傳精忠大節。與日星爭光。而瀛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三

丙戌

臺賜宴之盛。長白應運之符。揚厲敷陳。號稱極盛。以及在

廷諸公入參大政。出宣文如層嶽疊嶂王言。盡欲得渭仁一言以爲重。

且典試三蜀。在西南數千里外。巫峽瞿塘白鹽赤甲之名勝。皆以皇華使節臨之。凡所撰著。博大雄奇。稱其意氣。遂取前集而廣之。重付梓人。屬余爲序。余謂文章與境遇相關。境不變則文不益進。夫臺閣山林。其體不可不備。其才

不可不兼。如子厚之居粵。西東坡之遊海外。文筆更爲超

絕。蓋二君少壯登朝。踐歷華廡。一旦置之於荒僻險遠之

區。苗獐之與居島嶼。鮫人之是狎。足以震蹕其心。思推廣

其聞見。若夫渭仁雖爲宰輔之裔。少遭喪亂。及擢第南宮。

而需次里門未膺一命流離兵燹復從而困之多窮愁抑鬱之作高文大冊不能不有待於近日而始著則臺閣山林之互嬗所謂文以變而益進者此爾嗟乎余向有松臯文集問世比來研摩歲月紙墨逾積乃窮愁抑鬱之作猶然故吾固境遇爲之否耶雖然人苦不自知卽使余致位通顯而才分所限等次以分亦不能與滑仁並驅爭先也哉。

受業王起東震舒訂正

孫覽輝以翔

咏虞廷

三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八

搏霄南溟

炳輝新勗

良齡  全閱

而需次里門未膺一命流離兵燹復從而困之多窮愁抑鬱之作高文大冊不能不有待於近日而始著則臺閣山林之互嬗所謂文以變而益進者此爾嗟乎余向有松臯文集問世比來研摩歲月紙墨逾積乃窮愁抑鬱之作猶然故吾固境遇爲之否耶雖然人苦不自知卽使余致位通顯而才分所限等次以分亦不能與滑仁並驅爭先也哉。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銘西仲

楚黃張希良石虹

評

後學方燦如文翰重輯

受業

柴世堂陞升

戴熙斐男

仝參

呂忠節公傳

宋中丞公傳

余烈婦傳

詹夢符傳

夏久山公傳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目

二孝子傳

徐賢媛傳

外舅姜聖胎公傳

王文貞公傳

戴中丞公傳

霞山余烈婦傳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男

士儀幼範

士儲待旃

全校

呂忠節公傳

公諱維祺字介孺別號豫石河南新安人宋呂文穆公後也祖諱鄉蚤卒祖母牛氏茹苦守志父諱孔學以內行著稱詔兩旌其門曰節孝母孟氏夢月而生公公少卽岐嶷不羣二十七成進士授兗州推官鞠獄多平反徵入歷吏部司屬房師某璫黨也私爲其介弟求改官公曰吾敢以師恩紊朝制乎卒堅持之房師怒絕其門籍不許通光宗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一

庚戌

崩羣心洶洶欲見新天子內侍格不得入公正色白政府遂請見于慈慶宮熹宗未登極前二日欲駕幸小南城公率同事力爭鹵簿已出中止闔豎咸側目公已予假歸省時方毀書院建璫生祠海內以講學爲諱公與馮從吾鄒元標曹于汴諸公講誦不輟復貽所知書曰廉恥道喪極矣乃至爲中人狙豆不自媿鬚眉耶河南士大夫遂無一不媿中原士大夫人捐貲者璫聞益欲甘心于公會推考功郎璫矯旨別推部郎無別推例自公始崇禎改元起公卿寺疏陳聖德聖治又疏保泰防微八事語切直上皆嘉納陟南京戶部侍郎謂國用耗于中飽徒錙銖剝民恐爲國家元氣病遂搜

北部之借南糧者屢疏爭之而各省之侵漁隱匿者俱令

補抵如數初受事時缺額一十九萬及秩滿廩庾山積晉

南兵部叅贊尚書公後皇慶被焚掠雖處分風撫何益以鳳陽兵備單弱憂在陵寢日夕蒐

徒厲兵賊望風西遁時懷宗勵精圖治而臣下多修朋黨

樹恩怨帝厭之獨倚重公忌者益衆乙亥大計所糾南戶

部某事蹟已刊布都下羣小百計要挾遂移中公及歸里

流寇陷宜永將逼洛陽福藩爲神宗愛子貴腴幾半內帑

公屏人極論欲王如梁孝王故事散財募士以遏天下之

衝弗聽賊至公守北城縋家卒殺賊十數人方食次諸子

更進諫曰大人無守土責幸自愛公曰賴天子之靈豈遽

會侯先生文鈔一卷九 庚戌

破一東周脫有變吾生平所學何事去將焉之夜半叛卒

引賊乘城或勸之易服避民舍不顧賊至迫公下雲梯公

叱曰吾豈步雲梯者從城闔中出至周公廟福藩已就縛

公曰慎無屈膝以辱國賊摔之跪公曰我死不媿聖賢但

憾無兵馬殺汝耳又曰生尚書不值一錢北向拜闕西向

拜父母慷慨伸頸而卒事聞贈太傅諡忠節公所至聚徒

講學于書無所不窺尤研心于孝經三十年著本義大全

或問等書上之朝詔下褒揚之日芝生於庭者十八葉與

孝經十八章合符契公沒時年五十五學者稱明德先

生子兆璜兆琳以政事文學顯贊曰際可年總角時同

邑陝西總制汪公喬年罵賊不屈死得旨護喪歸葬爲之
瞻顧泣下聞同時有呂公者其死事尤烈後際可作令漢
南與公仲子兆琳共事一方每誦殉難遺事嘗相泣不能
語嗟乎國家黜幽大典使忌者不以糾某者移以中公俾
得宣力中樞於軍國必有所濟卽不然令之視師秦晉楚
豫間與汪公相犄角襄城之役汪公亦不至孤軍覆沒乃
削公事權僅以鄉先生效城亡與亡之義卒致老成淪喪
國社隨墟豈獨公之不幸也哉

宋中丞公傳

余年十一赴童子試適校士館落成先府君語余曰吾郡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三

癸丑

向無試館學使者幸多駐節鄰郡士子越境裹糧而往大
中丞宋公爲諸生時卽以勅建爲己任及致政歸遂捐所
積俸金庀材鳩工不日告成汝小子今日無遠試跋涉之
苦者皆公力也後二十餘年其仲子維祺屬余爲公傳余
與維祺交最厚且知公深雖不文其敢辭公諱賢字又希
嚴之建德人登壬戌進士初令常熟多惠政時人爲之謠
曰前有楊漣後有宋賢楊漣者卽劾魏璫二十四大罪斃
於詔獄者也尋丁內艱服闋補魏縣行取廣東道御史踰
年掌河南道糾彈不避權要代巡湖廣釋大辟九十七人
陞太僕卿時流氛四起當寧焦勞側席每有專閫之命必

邑陝西總制汪公喬年罵賊不屈死得旨護喪歸葬爲之
瞻顧泣下聞同時有呂公者其死事尤烈後際可作令漢
南與公仲子兆琳共事一方每誦殉難遺事嘗相泣不能
語嗟乎國家黜幽大典使忌者不以糾某者移以中公俾
得宣力中樞於軍國必有所濟卽不然令之視師秦晉楚
豫間與汪公相犄角襄城之役汪公亦不至孤軍覆沒乃
削公事權僅以鄉先生效城亡與亡之義卒致老成淪喪
國社隨墟豈獨公之不幸也哉

宋中丞公傳

余年十一赴童子試適校士館落成先府君語余曰吾郡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三

癸丑

向無試館學使者幸多駐節鄰郡士子越境裹糧而往大
中丞宋公爲諸生時卽以勅建爲己任及致政歸遂捐所
積俸金庀材鳩工不日告成汝小子今日無遠試跋涉之
苦者皆公力也後二十餘年其仲子維祺屬余爲公傳余
與維祺交最厚且知公深雖不文其敢辭公諱賢字又希
嚴之建德人登壬戌進士初令常熟多惠政時人爲之語
曰前有楊漣後有宋賢楊漣者卽劾魏璫二十四大罪斃
於詔獄者也尋丁內艱服闋補魏縣行取廣東道御史踰
年掌河南道糾彈不避權要代巡湖廣釋大辟九十七人
陞太僕卿時流氛四起當宁焦勞側席每有專閫之命必

名對平臺日，盱始罷會，晉撫缺，公名列陪推，其正推爲王
陞，陛見敷陳時勢甚悉，次問公公曰：「臣南人不諳邊事，俟
至晉條上機，宜懷宗領之，卽令倍道之任，在兵間五年，猶
士以十萬計，不費度支一錢，生擒劇賊，過天星盡降，其軍
以目疾告歸，公居鄉好行其德，往嚴屬六邑，大戶解絹赴
都中，貴人索賂不得，卽以紕薄駁易，每至破產，公力請改
折里人便之，年七十餘，終於家。」贊曰：「明崇禎間流寇蔓

延秦晉，一時開府皆文臣，與儒觀望，每致坐失事機，而當

局諸公，方樹朋黨，脩恩怨，行事動見掣肘，且官言路者，又

以私意變亂功罪，卽有長無以自見，故督撫命下或朝受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四 癸丑

任而夕就逮，甚則以身殉焉。公獨治兵五載，擒賊自效，得

以功名終，其方畧必有大過人者，惜維祺年方少，未能悉

知，而國史亦無由攷信也。至於爲鄉先生，雖販夫牧豎無

不稱頌，如出一口，卽古之萬石君、陳太丘，長何多讓哉！

余烈婦傳

烈婦余氏，余族姪生華妻也。甲寅山寇之亂，吾族焚燬幾

遍，烈婦避地宋堰，猝遇賊，烈婦左抱子，右攜十八歲女，投

水中，偶得淺處，不死，賊倒戈以援之，曰：「速上，吾不若害烈

婦，曰：「吾寧死于水耳，何至向若曹求活。」宛轉至深淵，三人

皆沒，或曰：「烈婦之死善矣，且其女亦烈女也，但襁抱之子

可以無死當預爲之地。余曰：此烈婦之所以能死也。方其倉卒赴義時，惟知潔身不污爲重，又何暇爲其子計耶？夫人之能死與不能死，所爭祇在一時耳。士君子不幸遘家國之變，所以不卽引決者，非盡愛其身也。妻子百口之慮，展轉於中，遂至蒙恥以苟免。聞明季某縉紳者，少壯時以忤魏璫故，受刑折指，不爲屈。後闖寇起，陝右繫其愛子，招之，遂俛首乞降。嗚呼！寧不爲烈婦所笑哉？

詹夢符傳

詹篆文名夢符。父曰景明，公甲寅山寇之變，吾族居焚燬幾遍，而詹姓亦數罹殘掠。景明公病足，匿居旁草樓，篆文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九。甲寅

已脫身林莽間。見鄰村賊有舉火者，篆文心動，復還曰：賊至此，樓必爲灰燼。盍亟去。景明公曰：若偕行，則父子俱死，無益。汝慎爲宗祧計。篆文號泣不忍，捨竟負父以逸。未里許，爲賊所及。篆文被數創，死而景明公以老得免。聞者皆爲泣下。初，篆文誕時，景明公夢箕星入室，欲名應箕，以誌其瑞。時貴池有吳應箕者，亦感異夢而生，負重名。海內景明公不欲相襲，遂改名夢符。後吳應箕以諸生死國難，而篆文卒冒白刃，亦以身殉父。豈忠孝之氣上爲列星，先後固以類感耶？悲夫。

夏久山公傳

歲戊午余應文學召至京師抱病逾月聞比部夏君以銜
精醫理往叩之爲診視予善藥者至再一日訪余榻前曰
吾讀子松臯文集窮晝夜不倦惜不令先君子見也言已
復泣曰先君子博學工文終老不得一第嘗語不孝曰汝
爲吾身後求佳詩文不必登諸屏幃以紙寫焚之墓前可
矣意欲得子一言以垂不朽余聞之亦泣數行下嗟乎何
其似吾府君太素公之甚也太素公以數奇屢擯於有司
及際可雋南宮賀者至憮然曰兒輩文不逮吾遠甚而竟
先得之命也際可念之至今終天之痛尤耿耿比部君之
志猶余志也遂不辭而爲之傳公諱惟徵字久山世爲豫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六

戊午

章人性至孝父爲西蜀令清操特著公歲鬻負郭產給官
舍計至欲以身殉觸石昏仆迄今五十年血痕尙殷顛額
間時海內文章獨推豫章公與章大力齊名丹黃選校之
役十居其七歷大小百餘試輒高等以明經當得官不屑
就年八十餘猶赴鄉闈試比部君勸止之公咲曰七藝吾
擊鉢可就何言勞且汝已成進士吾豈復以一第爲榮亦
欲積學晚遇之士有所恃以自壯耳及就養宦邸病甚比
部君日視湯藥皆自診脉投治數劑輒立效公曰今乃知
汝學醫之爲孝也後比部公以他事出歸診公脉忽微變
問之左右皆曰得非某公遣中州全牘展讀必竟乎乃盡

屏去案上書公閉目靜攝脈尋安久之忽又變不得其故
公間語其孫濂曰余枕上作中州擬程三篇似不多讓人
舉家始知病發之由自此神氣大耗不能復瘳矣臨沒舌
僵不能語微伺之若云某年某部蓋猶不忘生平之遺稿
也卒時年八十六 贊曰公可謂好學君子矣或曰垂老
猶不忘舉子業近於不達而余以爲不然古來高人畸士
視世之營營者不足一當其意乃或自放於山水書畫魚
鳥間至老彌篤况文章爲聖賢名理之所寓乎余嘗過達
官富人之家見其處心積慮求一時之寬假而不可得然
則公誠不可及也哉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七

辛酉

二孝子傳

孝子劉氏宗洙字長源恩廣字錫三河南襄城人四冲公

之二子也明季闖賊構亂圍督師汪喬年於襄城四冲公

於父之患文有來路

以從事佐城守城陷督師罵賊死并執四冲公以被數創

幾斃恩廣兩耳皆斷號泣負父以歸時宗洙已遁去聞父

難往赴賊怒截其耳鼻後數載四冲公遵疾宗洙取糞竊

嘗之事甚秘隣人郭景儀妻從壁隙窺見之以告景儀今

海內傳襄城有嘗糞孝子者是也父沒破產營塋同季弟

宗泗合爨養母數十年家庭雍睦其居有六燕共巢又芝

生於寢門者三人以爲孝友所感已而宗洙以明經授州

司馬恩廣屢試不第遊太學當得官皆以母老不仕及母卒結廬墓側毀瘁骨立居歲餘恩廣竟得嘔血疾學博馬奪錦至榻前反復慰解恩廣曰勿復言吾五內裂矣尋卒宗洙亦以積哀兼痛弟故相繼嘔血遂不起里中私謚其兄弟曰孝友曰純孝云宗泗舉庚子孝廉能以文行顯

傳一子並及其弟見文有去路

贊曰余讀二孝子行實及鄉先生所作詩歌詠贊不覺涕泣橫集也或曰滅性不可謂孝曰嗟乎自人藉口於滅性非孝而三年之喪幾有不可問者矣夫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君子緣飾中道而以自便其私如孟子所謂傷廉傷惠傷勇而以爲可以無取可以無與可以無死然人於傷廉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八

辛酉

之故槩置不問而至於傷惠傷勇必切切然相戒若惟恐其蹈之者蓋適以自便其私而已余謂今天下有傷惠傷勇之人猶將表而出之以愧夫傷廉者惜乎不獲多覲也而况發於天性之不容自已者也夫孝子亦豈期其必至於死也哉沉憂所結不能自釋日浸月甚遂至委頓而不可救卽起孝子於九原而問之亦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何嘗汲汲於身後之名與間嘗憑弔古今彙齊兄弟之死於餓汲壽兄弟之死於盜自世俗論之亦可以無死而無傷於中道乃必斷然獨行其是而不悔彼其心固已薄雲漢凌川嶽動鬼神凜然千載而如生而世之與草木同腐者

何比比也。故孝子之死，直附於夷齊汲壽之死，可也。或曰：然則聖人之言，非與曰：聖人爲天下後世立教，而間有賢情。○子。不。得。聖。人。爲。之。知之過焉者，亦聖人之所嘉嘆而深惜者也。若子羔，不得師。語。有。分。寸。走。擷。撲。不。破。文。字。聖人爲之師，其去死也寧有幾乎。

徐賢媛傳

賢媛徐氏，浙之海鹽人，別駕升貞女也。幼許字文學，印廷榮之子。鴻玉未成婚，而廷榮爲逆奴所弑。鴻玉見父肢體磔裂，遂驚癩成疾，寒暑飢飽不能自覺。其母蔣疾革，撫鴻玉而嘆曰：「不可以吾子故，僕他人子，亟謀于三黨，議罷婚。」氏聞之，號泣急請于父曰：「義者不以存亡易心，古訓也。况會侯先生文鈔一卷。」卷九

九

甲子

使印氏門祚強盛，見入門，不過孱然新婦耳。今不幸舅亡，家破孀姑奄奄一息，印氏子復不辨菽麥，是其數世門戶窳窳之託萃兒一身，忍以路人視之乎？別駕嘉其志，遂于三日內備飾奩具，鴻玉不能成禮，其叔母代之親迎。拜病姑蔣于榻前，蔣感慰流涕曰：「有婦如此，吾目瞑矣。」卽伏枕而逝。氏哭奠如禮，并壽。葬其先世五喪，嗣與鴻玉倚別駕以居。女紅鍼紉以佐家政，至病中藥餌侍奉二十年如一日。郡邑皆旌其門，并載其事于浙江通志。贊曰：節烈爲女德之極，世猶曰爲烈婦，易爲節婦，難則以一日與終身異也。但節婦當琴瑟靜好之後，忽遭大故，恩不忍絕，義不

可渝中材猶可勉強若夫以處女而爲節婦更難余則謂世亦有未嫁守貞不與人事相接終其身宛然猶父母側耳至于處女而事病夫支離蠢廢塊然在床朝拊夕摩動須人力久之而厭惡或以生焉乃氏獨愛敬扶持始終無愠色則尤苦節中古今一人而已

外舅姜聖胎公傳

姜公名燮鼎字理夫聖胎其別號也湖之遂安人父素臣公以名給諫官至鴻臚卿生子二長元夫公公其仲也弱冠餽于岸將舉明經忽棄去自制藝外尤工詩及行草篆刻無不精詣有法事元夫公備極友愛元夫公秉家政豪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十

甲子

俠好施予田園貲蓄斥賣幾盡或以析居勸者公輒亂以他語際可居甥館數十年惟與譚古今詩文升降及海外迂怪不經見事窮日夕不倦至於仕宦生產絕不齒及一語晚年家益落際可宦遊秦豫遣人迎之皆不赴間割俸遠寄隨手散與子姪輩饗殮不給泊如也生平不喜接貴遊餘皆放浪無所擇嘗延師席于別業之間稼草堂相距數百武日每一至生徒患其清談廢業登樓望之見公中道遇樵夫牧子相與箕踞列坐或畫地作棋局爲戲興盡則返如無所遇卽緩步踽踽然來益嘆爲真羲皇上人云無子以兄子如蘭嗣年七十九無疾而終公詩不自珍惜

散佚無可攷。偶記其五言近體如露滴新移樹。苔留未砌。皆夜長。人別後。秋盡月來初。月出夜如失。秋高涼始真。寒雲疑戀樹。倦鳥欲尋巢。茗椀浮新綠。櫻珠摘小紅。有情惟皎月。無恙是青山。聽鶯穿野徑。欵客到農家。皆翛然物外。讀其詩者。可以想見其人矣。

王文貞公傳

公諱崇簡字敬哉其先隸河間之任丘曾祖龍遷居都下祖鏜父愛本生父爵皆仕明以世德顯公生而穎異少爲諸生有聲左公光斗督學順天得公文以公輔期之公于書無所不窺尤究極六經以爲士君子欲進斯世于三代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七

丙寅

之盛必以經術爲本嘗論春秋志在尊王而以夏時冠正月豈爲下不倍之義乎孔子所書之春卽周之春正月卽周之正月又云詩之正變以聲不以體宮商角徵羽正也變宮變徵變也一時宿儒翕然宗之丁卯舉于鄉癸未登進士第明年闖寇陷京師遂盡室南奔皇清定鼎始間道歸里會世祖遴選文學侍從之臣首擢公庶常分校丙戌會試陞秘書院檢討歷侍讀國子監祭酒弘文院侍讀學士詹事府少詹事以疾告歸時有薦公可大用者特旨起補原官尋陞國史院學士先是公長子今相國亦爲弘文院學士世祖顧笑曰父子同官固爲盛事然令

肩隨以侍班可乎特晉公吏部侍郎不數月拜禮部尚書
又明年加太子太傅而相國復以考績加禮部尚書公顧
以盛滿爲憂因風疾屢疏乞罷皆不允已而世祖升遐
公日夕治大行喪及今上登極禮勞劇疾益甚再疏
請告得允越三載遂引年致仕公歷官殫心職掌所言皆
洞中窾要其在翰林日有旨察明季殉難諸臣公疏在
內大學士范景文在外巡撫蔡懋德等宜褒揚以作忠義
之氣時喪亂後聞見失實公疏出遂爲定論及官宗伯奉
詔議禘祭禮言人人殊公言肇興景顯及

太祖宜南向太宗宜東向出入証據多宋儒司馬光諸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九

卷九

三

丙寅

人所未發又議大享殿合祀禮公言本朝所封啟運山
宜附中岳壇天柱隆業二山宜附北岳壇時議者謂北岳
恒山當移祀渾源州不應立廟曲陽公謂趙宋時北岳不
在境內以真定在汴京之北故移置曲陽考漢書地理志
所謂曲陽者有三惟上曲陽屬常山郡在恒山北谷今之
曲陽距恒山絕遠議者言是又謂創業守成難易正等如
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皆宜祀
歷代帝王廟其議論精卓不磨類若此公雖歸老于家凡

朝廷有大政士大夫疑不能決者皆就公取正焉年七
十七以壽終竊嘗慨漢高以馬上得天下承秦火之後禮

崩樂壞而當時嫻禮制者僅一叔孫通故儀文草創不足
爲萬世法仰惟我世祖睿烈弘謨混一區宇卽超然遠
覽前世興衰治亂之由起弊維風整肅百度制作之隆上
軼往古固由聰明天亶亦賴大臣如公等贊襄帷幄以
開文明之化嗚呼盛矣今上纘承大業特簡令子以
名家碩德之裔由大司馬入典機務而相國當河海清宴
聖德日新相與黼黻皇途益取庭訓而光大之後先
濟美宣力兩朝攷諸史冊可方公之先世王公祐及其
子旦然公以盛德享大年躋耄期則尤不易逮遺命吾儒
以理爲主不得隨俗作佛事及公沒朝廷遣使唁問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三

丙寅

賜祭葬如禮禮臣請易名文貞制曰可及入祀鄉賢
特命諸王大僚而下酌酒以奠澤宮之旁寇蓋櫛比父老
聚觀歎息以爲希覲六子長卽保和殿大學士熙次櫛桃
源知縣次然建昌知縣次照工部虞衡司郎中次燕戶部
山東司員外次默國子監學正孫克善刑部山西司郎中
克昌陝西司員外俱相國子餘皆績學厲行振振未艾所
著有青箱諸集文在廬陵南豐間而詩格直追初盛唐人
平生薦拔士知名者甚衆贊曰余嘗執經于王浴青先
生先生文貞公猶子也故得其行事尤詳使公得居鼎鉉
調燮之位必卓然有以自見乃急流勇退若以讓之後人

而已不與焉語曰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諒哉

戴中丞公傳

公諱東旻姓戴氏字日文別號還初澗之建德人父曰傲
茲公公始產探其齶卽生齒如周歲兒里人異之年十四
補博士弟子登萬曆己未進士以父傲茲公死孝事疏請
于朝願終身不授職求旌表父孝死且不朽神宗憐而嘉
之特勅有司建坊仍除公歛縣令以清節著歛地狹人衆
恒仰給于龍蘭丹陽之粟公移文太平府鑿譚家橋新河
四十里以運歛米而太平田之磽瘠者亦得灌溉之利又
築龍王山隄以便往來民爲立祠尸祝至今稱戴公廟云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十四

丁卯

辛酉分校南畿秩滿遷禮部主事歷轉本部郎中出爲河
南汝南兵備副使尋陞叅政時流氛日熾公至汝卽命監
軍幸諸將祖寬左良玉尤世威與劇賊張獻忠等前後百
餘戰多所斬獲適中使督禁軍過汝肆淫掠汝民洶洶城
晝閉相約以紙扇爲號欲與禁兵角勝負公聞變命開門
斬一兵以徇內使斂手引軍去民心始定及有四川布政
之陟汝人遮道者萬計諱曰公去我不死于寇必死于兵
等死耳寧死公前復群詣福藩保畱事聞仍停蜀命改河
南按察使監汝南軍如故復特簡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公
單騎星馳至軍解光化圍復大劊賊于雙溝獻俘千級獻

忠數喪敗不振乃乞撫緩我師赴總理熊文燦按臣林鳴球欵焉二人爲請于朝而閣臣內主之遂受其降安插于穀城公請先勦後撫其疏曰流氛擾攘歷十二年我皇

節節事情如繪

皇

當投戈恐後而猶復焚殺如故者固公然是逆矣卽有以投順爲詞然問之以投戈無有也問之以散黨無有也祇惟曰安插地方肆其要挾是撫之權自寇操而不自我操如是而欲其無敗必不得之數也故謂不痛勦不能成真撫者誠不易之確論而况十數股大寇勾連結聚此而欲不痛勦亦何可得乎如近日曹操過天星托天王等十數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五

丁卯

股大寇今年五月間結聚於茶山八月間結聚於陝靈迨九月間繇內浙山中竊發徵臣同禁旅在襄陽雙溝地方邀擊大捷之後祇隔里眼老徊徊射塌天東逸而曹操等仍屯內浙山中近因理臣熊文燦至襄陽仰遵睿算一面發鎮臣左良玉陳洪範等兵往浙川征勦一面刊諭廣布以示招安而曹操等九營大寇於十月間從鄖均一帶往提督太嶽監臣李維政求撫疊據監臣手本云各寇欲竟在草店與界山一帶屯札候撫緣曾經理臣與監軍道講有招安舊議今意欲申前約又據均州知州胡承熙稟稱遵檄卽遣大使趙光祚同彼營二營隊到曹操營以文傳

論各賊感動惟解散一節未肯卽遵其情詞具於回監府稟帖中及閱曹操等回該監稟帖云安插事理操一以身任之今讀州文未言安插地方何所先講解散難民果爲誠心安乎果爲畏懼安乎如云安插情實坐落何方何地速建集開市明示曉諭軍民人等各安生理坐待日久不解散而自散也何必目下解散操等九營前往房縣竹山保康南漳坐下要勦卽勦也要撫差官來撫再不必日日往返講招安也噫如此而謂諸寇爲真心受撫者乎至於安插一節更有可得而言者臣考成化年間劉千斤石和尚之亂斬首萬餘賊渠盡皆伏誅嗣後勢復猖獗以右都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去

丁卯

御史原傑往任其事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諸臣籍流民分置三省屬邑如湖廣之竹谿鄖西河南桐栢南召伊陽陝西之山陽商南地非一處也况彼時渠魁授首今則各擁渠魁而渠之中又有渠也彼時不過掘地茹草之饑民而今則躍馬彎弓之強寇也情勢不同難以例論且如西營張獻忠當本年正月間經理監諸臣招撫比臣抵任而獻忠疊投哀稟以殺賊自效臣曾一爲奏報疏與報俱責獻忠以從征而安插家口則暫許以鄖西耳不謂權宜安置界山白沙之後屢經理臣徵調從征不前近十月間以堵寇爲言寄頓家口于城中併獻忠亦同入穀城矣至

獻忠居恒自任則云保鄖襄荆承數百里內外無一賊而
今十數股大寇一旦盡集于均鄖地方思與界山錯壤而
處此果胡爲乎來哉在今日如曹操等雖云不願得官不
願食糧但願爲百姓畊田此眼前盜鈴之說耳究將踵種
民間熟田與分民間夏秋之故智稍不遂意鋒鏑頓起如
邇者豐洲其已事也况荆襄重地前此暫處一西營之張
獻忠識者已不勝殷憂長慮今一旦舉數省大寇環聚鄖
襄所屬二三百里之內聯營結壘恐羽翼一成號召如意
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臣謂諸寇能投戈散黨則可撫
若稱兵擁衆則不可撫水尾即使諸寇乞撫是真但鄖襄地方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七

丁卯

張獻忠旣安置其地更不得再安一寇也今各賊盡聚均
鄖阻山濱江若四面合圍亦同釜魚奔獸以理臣現在各
鎮營兵馬再得督臣洪承疇多發秦中將兵繇興安馳來
協同掃蕩痛殺力殲而豫楚二撫臣暨微臣務各畢力同
心分頭夾擊必使賊大披靡情迫勢窮殲厥渠魁夫然後
將脅從之輩盡散歸里如果係秦晉遠方無家可歸者則
隨地編入戶籍畧倣先朝故事置彼置此惟我所命此實
蕩平大寇之一大機會也已伏乞皇上念封疆事重慮
患宜遠弭患宜殷勅下該部從長酌議施行疏入以其與
熊文燦所奏有異同下部酌議而文燦之招撫成矣文燦

漢國若此良可浩歎

碩畫論此際猶以入告

復與閣臣書曰此人不去撫局必中格閣臣遂因名對論

公卽被命解組歸里謝表猶極言獻忠狡橫必誅無赦語

可謂忠公矣

載撫卹疏稿旣而獻忠果藉民田之粟復反穀城當事互

委其罪而牽引公遂與文燦俱逮其後文燦以主撫伏誅

公之寃幾白將復用公而公以病終于詔獄矣悲夫長子

茂葵侍公偕緹騎入都將登聞以雪父寃竟悲憤遘疾而

卒時年未三十人謂忠孝萃於一家也 贊曰余兒時聞

中丞被逮父老皆言其寃繼讀綏寇紀畧明史紀聞諸書

載其先勦後撫一疏持論卓卓憾不得其詳後與其孫玉

綸遊出全疏讀之始知爲有明興衰之大機也嗟乎流寇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六

丁卯

之不可平者以其如水之縱橫流漫不可遏絕令聚數大

寇于郟襄二三百里間誠如疏中所謂釜魚奔獸者使當

寧專主勦議令洪承疇諸督撫協謀夾擊梟張獻忠羅汝

才之首而後脅從歸命焉宗社何至于板蕩哉昔漢史作

徐樂嚴安諸傳止載其上書一篇以爲殷鑒余故做其意

備列疏詞俾後之論功罪者有所攷云爾

霞山余烈婦傳

烈婦余姓名愛娥開化霞山鄭起煩之妻也年十六歸鄭

氏生一女不育逾年夫死姑憐婦年少勸之他適烈婦以

死自矢姑諭其志決不復言烈婦事姑謹遂以孝聞康熙

甲寅寇亂時婦年二十賊朱教者最凶黠備禮來娶強置其所聘而去時烈婦避兵居外家姑不得已遣人迎之婦聞衰服號哭而來姑婉詞泣諭之曰事迫矣汝以一身活鄭門數日亦足報亡人於地下烈婦思良久許之賊喜約日成婚至期賊遣輿鼓吹相迎啟戶視之烈婦投繯死矣當是時姑切齒於賊竟將賊所聘碎裂置之棺而匿家人於他所已朱教來謂姑曰歸我人還我聘不然且殺汝姑揭棺以示之曰我畏君之威逼婦至死我亦不願獨生今物與人皆在請自取之賊畏烈婦之靈不敢近但不令闔棺時盛暑暴屍於庭者半月面貌如生里人憐且異之邑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九

九

丁卯

令崔華額其門曰奇節軼倫

贊曰甲寅寇起八閩蔓延

於衢睦予族生華妻女並死於水烈婦其同志耶至於暴屍踰月而面貌如生語曰至性格天其烈婦之謂也夫癸亥秋予與修兩浙通志閱郡乘已遺佚不載慨然久之遂亟爲表章焉

受業王起東震舒訂正

覽輝以翔

吟八虞廷

搏霄南溟

炳輝新勛

長齡全閱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晉安林雲銘西仲

評

後學方婺如文翰重輯

楚黃張希良石缸

業 柴世堂陞升

戴 熙斐男

全叅

西陵五君子傳

家稚黃五兄傳

戴烈婦傳

蔣母孫宜人傳

石忠勇公傳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日

姚制府憂菴公傳

晉安林西仲傳

禹貞婦傳

孫烈女傳

于清端公傳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遂安毛際可鶴舫著

男 士儀幼範
士儲待旃 全校

西陵五君子傳

汪淪字魏美錢塘人登崇禎己卯鄉薦家貧耿介自守里
有逮繫者奉百金為淪壽屬以請託固却之明亡侍老母
避入天台山中日糴米半升以供母自採蕨根淘汰食之
後母思歸移居西溪之河渚足迹不入城市驛傳使者單
騎至門固請見淪從山後避去疾革以所著書預置棺內
其臨終口占一詩人至今猶誦之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一

戊辰

陳廷會字際叔錢塘人補博士弟子甲申後忽棄去以布
衣老與同郡柴紹炳孫治為沈博絕麗之文號西陵體嘗
刳股以愈母疾卜父葬地得無主穴仍覆掩之移壙於前
數武歲時上塚以酒酌之曰母使為若敖餒也故人官京
師者將以博學弘儒薦固辭乃免少時善行人陸培及培
殉難死以子繁昭為託廷會日夕課繁昭為文後以駢體
擅名海內終身隱居不出識者以為不愧父師云廷會死
署銘旌曰故處士某其遺令也

柴紹炳字虎臣仁和人長不滿五尺而博聞強記下筆輒
數千言華亭陳子龍負重名為序其青鳳軒集以傳曰東

南奇士也。性純孝。聞父卒于官號。擬欲絕見者。隕涕里中。兒以父咎。出亡。紹炳向之流涕曰。僕雖欲如卿。受父小杖。詎可得哉。乃作遊子。遇孤兒。行示之。其人感悔。自責鼎革時棄。諸生後以訓徒至京師。杜門不交貴遊。貽書親黨曰。日惟擁書吟諷。不知門有車馬客。無異避世墻東也。晚年辨晰禮書一軌于正。郡中有崇異教者。友人陳廷會往與之辨。甚力。皆大驚曰。君非柴虎臣挽入無痕先生耶。何抗直乃爾。初紹炳乏嗣。註感應篇上卷。生子世堂。及次子世臺。生適註下卷甫畢。人皆異之。所撰古韻通。尤卓冠古今。大吏欲梓行之。以未成書為辭。遺稿尙藏于家。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二

戊辰

沈昫初名蘭。先字甸。華仁和人事。父母至孝。以貧故授館。十餘里外。數日必一歸省疾。風甚雨無間。甲申之變。甫逾弱冠。卽棄去。制舉業。每讀書正容盥沐。如對聖賢。文章一宗兩漢。六季餘習棄之。如逸也。易箒時語不及亂曰。吾心中無一物。惟知誠敬而已。

孫治字宇台。仁和人。爲人慷慨尙氣節。故交陸圻以明史事繫獄。禍不測。且籍其家。親知皆避匿。治突入灑涕曰。奉檄所籍者。貲產耳。豈籍其先人遺像及措大數行撰述耶。就吏人手中攫得之。後事解。乃以歸圻。每歲束脯所得。必分饋父執之貧者。平生手不釋卷。凡天文地理禮樂兵刑。

諸書皆所綜貫而行文宏麗有法治于西陵十子中尤以
行誼推陳廷會其同棄諸生也亦以明季喪亂之故及身
沒復相先後云。又。稍。合。一。句。作。結。贊曰余總角時已聞諸先生之名及避
寇西陵惟魏美已沒餘皆在兄事之列者也數年來悉化
爲異物戊辰春仲復寓會城值有崇祀五賢之舉其子弟
輩乞言爲傳嗟乎諸先生皆以壯年高蹈文章氣節照耀
當世豈以鄙言爲輕重哉。

家穉黃五兄傳

家穉黃五兄諱先舒後補仁和博士弟子改名騫晚年所
著書仍以先舒行世至於海內識與不識皆曰穉黃先生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

卷十

三

戊辰

其始祖宋監察御史子俊從南渡卜居於杭祖慎齋公及
繼齋公皆有隱德兄幼卽穎異絕倫六歲辨四聲九歲能
詩文繼齋公嘗語人曰是兒生時其祖母夢虎入室易之
占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異日殆以文章顯乎年十八著
白榆堂詩集時紹興司李陳卧子負重名見之嗟異特枉
車騎訪之乃感其知已渡江謁卧子於官署執弟子禮聞
山陰劉中丞講學戴山亦負笈從遊暨明季喪亂徜徉物
外與陸麗京柴虎臣諸君以詩文相唱和號西陵十子已
而歛華歸實文追兩漢間取法於唐宋韓歐諸子詩自漢

魏以及初盛中晚皆苦心探索而得其神髓至湛深經術

寫生妙手

辨析於是非同異之間稿凡屢易有遲至一二十年而後

定者蓋尤兢兢云內行醇備事父繼齋公極色養之孝於

親族矜其貧乏後家漸落鬻所居以償債念姊及姊壻未

葬捐金為營窀穸或難其事五兄曰使父母生吾姊為吾

兄則鬻金不均有乎區區營葬何足齒喜汲引後進經其

指授文采法度皆可觀而得一言之譽者壇坫以為定評

中丞王公康侯修浙江通志延兄與余屬以編纂之役得

一忠孝節烈事必喜色以告惟恐其不聞於世繼中丞趙

公朔望講學欲聘主師席固辭不起自從學葢山後即以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四

戊辰

聖學為歸研究濂洛宗風取其有裨躬行者題曰鍼心慎

鈔又以三慎名堂曰慎出位之思踰矩之欲不中節之喜

怒哀樂屬余作記書之座右後屬續時自謂心性之學有

得力處非虛語也旁及韻學以為字有聲有音有韻三者

之中韻為最要并撰唐人韻四聲表示後來以準的思古

堂集匡林撰書螺峯說錄毛馳黃集小匡文鈔聖學真語

格物問答東苑文鈔東苑詩鈔蕊雲集晚唱詩辯砥韻白

鷺情集選填詞名解諸書中年失音遣去諸姬侍正襟兀

坐杜門息影如是者十年其病忽愈復與賓朋蠟屐登紫

雲南屏諸峯然盛夏擁絮卧草蓐至二十八重同里林鹿

菴爲作草薦先生傳人爭頌之戊辰冬遘脾疾不起年六十有九 贊曰余自甲寅避寇西陵始兄事之文酒之會無虛日一日酒酣熟視余曰吾文不及若文若詩不及吾詩長短調則雅相頡頏而余自顧啾然每一文成非與反覆論定不敢輕出示人又蕭山有大可者海內所謂浙中三毛人中文豪蓋謂君與大可謬廁余而三也及沒大可已銘其墓矣余因嗣子熊臣等之請畧次梗概不能表彰於萬一則九原之下猶有餘愧焉遂慟哭而爲之傳

戴烈婦傳

烈婦戴氏其家由新安遷於杭稱右族十歲喪父哀毀如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五

戊辰

禮年十七歸吳集生之子錫事舅姑以孝聞時錫已補博士弟子少年攻苦讀書常至夜分氏針紉相對無倦色錫嬰瘵疾侍湯藥三載如一日祝天願以身代誓斷葷血更散粧奩建橋放生以延夫算後疾篤氏絕食求死錫覺之問故氏曰吾年方少恐疑異日有他志願死于君前以絕皆簡勁君念錫曰脫吾不死而汝先死是速吾死也始食如初及錫已屬纊氏號辨自拔其兩鬢幾盡以頭觸屏几流血淋漓動人覆面見者無不嗚咽已而投繯者再力救得蘇其母泣曰俟吾以天年終汝死未晚氏曰兒已適人止畢兒身事已耳不能復事母也夫旣殯踰月遂遍拜尊屬告別從此

水漿不入于口矣。先是氏吞金指環不死。家人盡屏釵珥。不使近。一夕給小婢得金簪碎剪之。并裂西洋鏡仰吞。幾盡。遂致胃損。膽破。嘔碧水。斗餘。臨終密囑老婢曰。吾生平從不令醫者診脉。死後慎勿令畫工寫吾真。時年二十有二。贊曰。人生大節以捐軀爲難。然往往奮然于一決。乃氏更于旬月之間。楚痛備嘗百折。而不易其志。其翁每向人大慟曰。吾子婦濱死者七。每一救之。則其死愈苦。而不知千百載後人以其死爲愈烈也。余寓會城數日。前知烈婦吞金絕粒。心甚異之。至三月二十四日聞其死。不覺泫然久之。遂援筆爲之傳。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六

庚午

蔣母孫宜人傳

余總角就外傳。已聞金沙有蔣楚珍先生。以制藝名海內。及年十九。應鄉試。時其子虎臣先生主試。吾浙而余文爲分校。所抑私自念。遇合有數。惟以不得出高賢之門爲憾。其後虎臣先生脫菴名位。坐化。峨嵋望之。如天外冥鴻。邈然而不可卽。今年夏。偶遊固陵。蔣子度臣屬爲太君孫宜人立傳。按狀。宜人固楚珍先生之配。而虎臣先生之繼妣也。生長貴盛。年十七歸楚珍先生。時甫舉孝廉。年壯氣盛。俯視一切。不屑問家人生產。及登第。由諫垣。歷憲副。清節矯矯。室無長物。宜人內操家政。賓客至止。脫簪珥。供具皆

咄嗟立辦居恒訓子若孫曰汝曹能不辱先人貧又何患
聞書聲出戶外則見日喜嘗侍舅某公疾密禱于天割臂
和羹以進甲午歲寇列炬斬關而入宜人念變起倉卒不
能兩全當戶峻拒身被數創左臂幾至墮落寇爲之逡巡
却立楚珍先生得負母潛避以免嗟乎士君子大節所關
顧惜身命每每喪心易面而宜人以孱弱女子平居蜂蠆
入懷怛然動色一旦療劇疾禦暴客殘軀肢體被血淋漓
白刃當前如蹈衽席雙承。割臂。禦寇。二。大。節。可知所愧矣宜人雅工

吟咏楚珍先生欲爲付梓輒曰內言不出閭况文詞乎卒
時年七十度臣又曰吾於先慈稱降服子承祧者惟長兄

會侯先生文鈔一卷十

庚午

虎臣一人長兄臨終解脫遺命不欲以喪歸塋而數千里
外囑蒼頭以先慈壽具來歸是長兄事母之念更切于吾
之事母而痛吾母能不益痛吾長兄也其辭益愴然以哀
然則度臣兄弟間之孝友亦當附余文以並見云

石忠勇公傳

公諱廷柱姓瓜爾佳氏原籍算尼人也於明萬曆間隨父
移居廣陵遂以石爲氏儀觀修偉少沉雄有大志以勇力
善騎射著稱時三韓歲比不登民心離畔我太祖六師
南下無不鼓舞樂附公率先伏謁道左指陳方略太祖
顧而喜曰此我建州人不忘本國忠誠可嘉授三等阿達

哈哈番辦事內院公亦以原籍滿州願同滿州驍騎先登克敵遂命爲精兵額真以取曩弩克功陞三等阿思尼哈番大閱演武場公治軍嚴整與總兵佟養性各有鞍馬之賜隨征高麗引軍取平島及插漢兒諸地以公謀定後戰所向無前進階三等精奇尼哈番任兵部尙書管都統事太宗嘗諭諸將謂呂尙善將兵以示激厲公對曰昔太公望專制閫外操生殺權今臣等有統兵之職而欲因利乘便輒以專擅取罪卽使有太公望其人亦無從表見諸大臣以言過激請付部議降旨相慰曰爾諸大臣得盡如石廷柱之慷慨論事犯顏勿欺可爲忠君愛國之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八

癸酉

至宥之公復招明總兵祖大綬引見令與之歃血定盟縱入錦州城尋復來歸而明事益不可爲矣大軍圍錦州公用炮克七臺左翼兵復擊破杏山騎兵洪經畧屯兵十三萬於李紅山口公奮勇衝其中堅敵兵復從松山城夜犯壕塹公臨事有備指揮左右翼夾擊斬獲甚衆次夕敵兵復出又擊敗之攻塔山附近諸臺并克杏山城錦州平叙功居一等陞二等精奇尼哈番前此公有條錦州機宜䟽大畧謂錦州一城爲關左諸鎮之首所以南朝駐扎重兵今我國舉兵圍困彼必背城一戰宜及其列營未定以大砲四面環擊之必不能支卽欲走避入城而追師緊

迨一時不能遽入。且兩軍混戰。城上雖有火器。彼恐悞中。已兵不敢施放。則我軍必獲全勝矣。又南朝所藉以援遼者。宣府大同榆林甘肅寧夏諸鎮當。命王貝勒統兵西畧。應州雁門等處。則彼方張皇守禦。何暇東顧而援救乎。所謂不戰屈人之兵也。至援兵自寧遠至杏山道路甚近。所費不過數日糧。豈能持久勢必潰歸。我用奇兵伏于高橋。掘壕以截其去路。彼軍欲遁則無門。欲戰則枵腹。所號為持戟先登者。未必不倒戈于前途矣。如此則敵之勁卒機制勝敵者指掌敗于城下。而外無援兵。錦州計日可克。若錦州失守。遼陽諸督師。懼失機之罪。囊木就刑而已。彼念我國恩養降帥。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九

癸酉

赤心置腹則慕義歸誠亦事之可必者。既奏。太宗嘉納之。卒以成功。人擬之韓信。登壇王朴開邊之策。云庚辰命公西畧邊境。旋師呂順口。太宗親引金卮賜酒。陞爲八旗總固山額真。以示寵異。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五月昌平寇亂。公奉命統兵招撫昌平懷來地方三十四城。六月攻山東從德州進兵招撫四府七州三十二縣。九月取太原招撫七府二十七州一百四十一縣。蓋公入關後。卽掌砲營。遇負固者不得已而用之。此外皆宣布朝廷德意。專意拊循。故雖畧地甚廣。而全活者無算。當攻太原時。公用砲擊其城。克之以久拒。王師法當屠公曰。彼各

有鑑焉。屬○子、孫、貴、顯、宜、矣。

爲其主非叛也。衆以公議爲然。百萬生靈遂免于屠戮。軍次黃河渡口。降其帥黃總兵。復敗毛總兵于應山縣。十二月以招撫功陞一等精奇尼哈番。賜金五百兩。至秦豫吳楚諸省。公行陣所歷。皆決策招降。期年之間。前後底定。順治三年夏四月朔。以太祖配天授公三等伯。世襲都統。如故。七年八月。復取山西大同諸郡。陞二等伯。昭聖慈壽皇太后尊號禮成。陞一等伯。封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大婚禮成。加皇太后尊號。又加一拖沙喇哈番。十一年。命爲鎮海大將軍。移禁旅駐京口。抵鎮。卽進紳士耆老而諭之曰。兵民雜處。不無騷擾。乃相度形勢。建營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十。祭酉。房于潤州城外。居民安堵如故。而商賈亦四方雲集。羣立祠于北固山。以報公德。十二月奉旨撤回。攀轅以泣者載道。公立功疆塲。身被七十餘創。嘗於戰後。跪奏軍機。太宗指其受傷之處。公不自覺。及顧視。血流灌注。革鞞皆滿。太宗尤嗟異之。順治十八年正月。遘疾屢。賜存問。以二十二日卒。享年六十有六。欽賜祭葬。謚忠勇。今上御極。念從龍舊勳。且籍本算尼。遂改漢軍爲滿洲。籍復于一族中。遴選都統。雖品級懸絕者。亦引見。內廷咸以爲異數云。

姚制府憂菴公傳

余自衰倦杜門交遊甚簡然海內名流見過皆盛稱吾紹
姚制府憂菴公之賢喜結納下士余以爲庶幾古孟嘗平
原之風自是英雄本色耳及問道八閩值公入名宦祠則
自士大夫以暨樵夫牧豎無不相向流涕如慟私親始嘆
數十年來知公未盡也適同時亦有舉祀名宦者雅非邦
人士之意諸逢掖莫肯下拜可見秉彜在人自不容強已
而友人高雲客請余爲公立傳余不能悉其氏族生卒之
詳然在閩言閩可耳公諱啟聖字熙止號憂菴浙之會稽
人舉順天癸卯鄉試第一筮仕粵東香山縣未幾去職康
熙十三年耿逆搆亂公閒居在越聞變投袂而起日四郊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十一 癸酉
多壘正我輩報國建功之日也召募壯士奉康親王命破
紫閩楓山之賊蒙 恩授溫處道僉事從大軍進勦溫處
延津諸郡超陞福建布政使司釐剔夙弊民困得甦繼屢
以奇功膺總督福建之寄聞 命涕泣誓以蕩平全省爲
已任公恩威並用尤善于招徠反側視師之初卽以片檄
撫韓大任于汀州大任權譎多智軍中所號爲小諸葛者
也令其率黔兵二千人赴漳援勦公念潮寇一日未除則
海賊一日不靖乃由漳之潮單騎諭劉進忠盡降其軍公
夙聞僞將軍朱天貴以驍勇爲賊所恃遣降將說之天貴
慨然曰我豈甘終老潢池哉今公以歸正相命敢不効力

後竟以先登死于王事公八載臨陣親環甲冑若同安長

秦海澄三邑皆爲賊據公一一收復之歸我版宇復大捷

捐金行間使得

于北溪文圃觀音山諸寨至鄭氏世爲海患澎湖之役公

解散歸化功賞第一

力爲提督施公督水師覆其巢穴卒因公而受降焉而公

之子曰儀者每戰爲軍鋒冠以文階改授總兵公屢請收

回成命未允也公盡散家財以克軍實製戰艦不需閩左

一錢乃自奉無異寒素嘗自署其軒以憂畏曰吾憂在蒼

生之不安不在海賊之不滅畏在閭閻之不樂不在強禦

之不歡故凡興學移風簡刑蠲役及禦災救旱諸善政皆

公力所優爲至若人所必不敢爲而爲之者如請撤親王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七

癸酉

陳僥任事不魏封疆大吏

并將軍之兵民居得以漸復且無供億之煩而朝廷亦省

軍儲數百萬又海禁甚嚴相沿已久卽巡視大臣皆堅持

其議公獨三疏以請求爲展界俾億萬遷徙殘黎得重保

其廬舍冢墓而一身禍福置之度外公豈僅以勲業冠絕

一世而已哉閩人每屆公誕辰里社皆燃華燈笙歌徹旦

比元宵者三日及公歿各繪像于家且請衣冠以葬附於

桐鄉之義云贊曰余瀕行時衆父老來謁曰當明崇禎

間鄭芝龍初起廈門有磚刻隸文浮出隱寫公姓氏而今

皇上龍飛亦預兆焉鄉先生陳衍曾紀其事後六十年

海氛因公而熄嗚呼天之生公豈偶然哉

晉安林西仲傳

余年友林君西仲嘗著古文析義諸書凡總角向學者無不奉爲模楷卽海外若朝鮮琉球日本諸邦亦多方購求以爲上國人文之盛故天下言文章者必以西仲先生爲歸。至其政事之精詳與夫操持之剛勁百折提、出、有、法、不撓罕有能盡悉者。先生旣没其子沅相屬爲傳按狀林君諱雲銘字道昭號西仲閩之晉安人累葉通顯君少穎異過目成誦嘗夢遊洞天石室中讀秘笈書其未竟者次夕復夢至其處讀訖始寤恥習純粹惟與兄大尹道馭公下帷攻苦弱冠舉於鄉戊戌成進士授徽州司李甫下車逮府胥四人會侯先生文鈔一集卷十

圭

丙子

太守請貸其一曰吾欲其知罪而改耳不然恐稔惡終無已也己亥六月海寇犯江南營弁與主將有隙引叛兵至郡君謂太守曰事迫矣賊以得庫爲利若城破總非我有不若簡掾吏可托者分領埋藏事平不慮其侵蝕也且吾輩左右皆賊耳目聞之於賊可以稍緩其攻賊果氣沮復與監司太守設爲方畧獲僞知府戮之徽郡以寧庚子爲南關分校官其明年委署府篆有持通海僞劄出首於東山營者欲勒兵往君驗其印文內裂而外有絲痕因嚴促出印視之果四木合成而邊用竹也事遂寢居民千餘人手香詣謝君不自以爲德令併謝營將焉暨新守蒞任甫

兩月內部以他事提質復委府篆時主計典者欲君註其
居官暴戾署下考以塞責君謂新守事在未任之先曲直
未分既不便以被逮一案定其爲暴戾又不能於兩月中
別求其所謂暴戾者而置入法中也不若循往例止以新
任註考爲至當其臨事骨鯁不阿類此故九載中瀕死者
數矣然以義命自安屹不爲動裁缺改補士民送者越境
乃已前所逮府胥改行從善號泣道左曰非公之嚴我竟
以爲惡生非公之寬我竟以爲惡死聞者皆異其言歸里
後念耿逆橫踞會城難於托足遂奉尊人移寓建寧尋丁
外艱喪祭如禮甲寅耿變作爲逆黨掩捕至省拷餉繫獄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十四

丙子

不屈復下籍沒之令家屬男女盡加重刑迨丙辰王師
入閩始得出獄遂卜地杭城益潛心性命之學不與外事
諸大吏車騎造門無所干謁尤爲典試湯公潛菴所引重
嗣湯公撫吳貽書以招固謝不往甲戌杭城不戒於火所
著書半爲灰燼越明年移寓鳳山門外以瘵疾終享年
十 贊曰余與君同舉進士高第例得京朝官 天子謂
諸臣年少當習民事以需大用遂外補理刑後皆阨於下
僚淪落至於終老然君卓卓樹立若此可以自有千古而
余恐不免與草木同腐朽也不禁臨文太息云

貞婦禹氏上虞之甲仗村人也許字同邑徐君榮清已而徐君隨父之任廬陵甫二載而父卒於官時值張獻忠之亂不通音問者數年訛傳徐君被難欲議改適貞婦以死自誓甲仗村沂江十里而上曰約山有大士庵祈禱者甚衆婦托言進香遂投江而沒漁人撈救得甦遂不敢奪其志又越五載徐君始扶柩歸里合卺一年而貞婦病故年二十六無出徐君後官至高淳縣尹續娶嚴氏爲建寧郡守我公之女生子汝楫余次子士儲新鷹卓異陞授冀州牧延汝楫至署相得甚懽代爲請至再因爲之傳贊曰貞婦之投江最烈而賴此以全其貞則仍日之曰貞婦可洗。發。貞。字。有。料。酌。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五

丙子

也。余亡女孟從容殉節。當事爲賜額建坊。然貞婦琴瑟靜好者一年。乃亡女僅以三朝新婦稱。未亡人其遭遇畧殊。而其之死靡他。則一也。濡毫泫然者久之。

孫烈女傳

孫烈女名秀姑杭之候潮門外人幼適楊鼎元子文龍以待年未婚姑侯氏家貧父子鬻絹爲業與退卒閻士積比隣而居秀姑年十四士積艷其色一日入厨下牽秀姑衣挑之嚙其指出血始解是年夏鼎元復攜子遠販衢州六月十六秀姑晚浴士積穿地檻持其足秀姑驚起號泣訴於姑聞者不平次晨士積母率其子槩嬖黨胡起龍入門

請罪秀姑怒持茶甌擊士積誤中起龍面起龍憤詈士積
遂咆哮無狀謂汝弱女子蓋掌握中物耳吾不能私汝非
夫也次日復同起龍辱詈如是者再四秀姑自念惡黨甚
衆倘夤夜侵暴力不能拒遂密縫上下衣裾緝結甚固十
九日復聞惡聲死志遂決响午親奉魚餐膳姑復淪茗以
進隨入房漬鹽水中飲畢腸潰而沒侯氏鳴公請驗士積
竄避倖免出薄棺以殮同里譁然頃刻聚數百人逾額當
事邑令拘執士積諸黨訊鞫以聞郡司皆加懲究而中丞
張公勛早廉得其實時盛暑棺罅滲漏而無屍氣併無一
蠅蚋敢近者士積家人密斃大置隱處欲使腐臭外聞後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六

戊寅

爲人所覺擲去之中丞特疏於 朝斬士積於錢塘門并
杖其黨於戟轅復爲大槲貯之彩繪完密遣官爲文以祭
自方伯以下無不奠祀士民執香泣弔者日數千人詩歌
誄贊遍牆屋間方士積下獄時其母謂人曰士積向隨征
在外入一尼庵見一尼少艾欲犯之尼以二十餘金相賂
丐全其節士積得金後復強逼不從竟蹴之至死可見士
積之怙惡不悛如此 贊曰古來節烈所感至於墮城飛
霜而烈女死於盛暑體質如生寧得謂古今人不相及歟

于清端公傳

皇上御極之三十八年省方兩浙觀察于公棠

恩賜稠

起得冠冕

叠且親灑宸翰榜諸政事之堂兩浙人士踴躍稱慶而黃髮耆舊謂公王父清端公當年榮膺挽入清端公有注聖眷先後一轍

際可向觀察索遺集讀之則今相國熊公已誌其墓冢宰

陳公復爲之立傳兩君子於際可爲同年皆以文章名天

下然誌銘體尙簡嚴而家傳每不厭詳悉娓娓至萬餘言

竊不自揆謬加纂輯著爲傳畧以志景行之私云公諱成

龍字北溟晉之永寧人以副榜官羅城令邑多烟瘴兼徭

徭雜處爲患或勸以中道告歸公曰東西南北惟君所使

如若言則羅城竟可無官耶抵署僅茅茨數椽二僕邁瘴

疾死其一後亦告歸顧影孤子日食粗糲晚酒一甕以四

會侯先生文鈔一卷卷十七 巳卯

錢爲率并不設七箸也一意與民休息編置保甲烏言椎

髻之衆皆欣然聽約束卽隣徭之爲寇患者亦悔罪還所

侵掠以餘暇勸農儲粟興行教化大吏方舉公卓異而公

秩滿遷知合州矣羅人泣送至數百里外奇人奇事一替者獨留曰

公橐中裝恐至中途而竭瞽星卜取給可爲行糧助也後

竟賴其力得達合州清操惠政一如羅城時未幾用前卓

異陞黃州同知撫軍張公朝珍雅相器重令攝武昌篆值

滇逆叛兵事皆倚仗公復以卓異擢武昌知府檄公往軍

前造橋橋成而水漲復壞遂以罷職會有東山之變撫軍

曰非君莫可辦賊聽以便宜行事先是妖人黃金龍匿黃

麻劉君子家得滇中僞劄潛結河南江西大盜號稱十萬而君子向嘗居門下服公威信公單騎從一鄉約往傳呼曰太守來活爾山中人君子竄伏山後而令甲士殼弩以俟公直入廳事索水滿飲隨軒睡榻上既寤因謾罵曰君子老奴何堅避乃爾豈有客至不設酒脯者君子遂出見泣訴盡降其衆後并獲金龍斬之撫軍上其事再命知武昌府已而湖北復亂調守黃州時援兵悉隨大軍進勦黃

備單弱議者欲退保麻城公曰黃州為漢北咽喉誓

死不去然坐以待斃不若相機進勦可以俛倖圖存遂率諸生吏卒并召集鄉勇勵以忠義礮火燎鬚不為動陣俘會侯先生文鈔一卷

卷十

太

已卯

渠首何士榮等取脅從名籍立焚之衆心以安出軍僅二十四日不費公帑用鄉民數千人破賊數萬以功陞江防道遷福建按察使當圖叛新定數起大獄公所平反甚多仍下令募贖難民其小兒女不能歸者養之署中每退食羣兒皆爭索果餌以為歡咲俟稍長俾還鄉里及期遷布政使力請於王免鋤夫月以萬計收兌軍餉正額外不增銖黍大計舉清官第一上謂如成龍者方不媿卓異二字隨命開府畿內嘗請陛見天子知公清忠而魏公象樞復言於朝有帑金鞍馬之賜并御製詩及御書命閣臣宣賜會宣府歲稔公發帑勸輸饑民賴以全活

繼而總督兩江境內望風震栗。遇白髯偉軀者，輒心動，疑以爲公公。亦數微行，以實之。而公益自刻苦，有于青菜之謠。更嚴勸學政課士，講約并靡麗之俗爲之一變。豪右多所未便，爭構爲蜚語。以撼公公，畧不爲意。迄巡海歸，遭疾遂端坐而逝。床頭惟綈袍一篋，鹽豉數器而已。哭奠者市肆爲空。所在各建祠以祀，計聞賜祭葬如禮。謚清端，復

親撰碑文以表神道。公善政不可枚舉，而發奸摘伏尤

稱如神。黃州大盜窟宅野廟中，公徹衣願入爲伍，變姓名

曰楊二。旬日內盡得其行劫狀，密召捕役擒之。盜問捕我

者爲誰，役曰：「二府于青天也。」及進見，卽入夥之。楊二盜叩

會侯先生文鈔

卷十

九

已卯

頭服罪。公下堂酌酒遍飲之，曰：「念廟中一日之雅聊以一

樽款別耳。特欲免汝曹於刑戮，昇棺至悉活埋之。又營弁

有弟夙無賴，適遠歸。而是夜軍餉盡劫，執弟首官拷掠，誣

服連引惡少十餘人，問其賊皆曰：「糜費已罄，公偶以事謁

撫軍，語及之。公曰：「餉銀數千，不應遽盡。」撫軍曰：「吾固疑之，

頗更爲一鞫。」公秘其事。越二日，引衆囚至，卽破其械，復命

曰：「盜案無一人真者，已盡釋之矣。」撫軍厲色曰：「然則真盜

安在？」公指麾下，一校曰：「是卽盜窩。」餘盜皆進香木蘭山，行

且就縛耳。及獲盜并訊之，賊果匿校家，封識宛然。至公廉

介出於天性，在羅城時，困頓備歷，猶金之百鍊而益精，故

垂老不衰云。贊曰公爲魏公象樞特疏所薦。輿論翕然。眞大臣以人事君之義也。憶戊午際。可應文學之徵。蒙魏公延飲邸舍。曰吾性迂僻。雖大君子官吾地者。從不以杯酒爲餞。念君輩數人。雅稱廉吏。且旣已解組入都。卽非現任。故破例一叙。并述公之治行甚悉。可爲後來法。際可知。已之感念之。至今猶耿耿而尙以不能一見公爲憾也。乃觀察蒞任。吾浙清節矯然允矣。克繩祖武也哉。

適、應、起、局

受業王 喆濬若訂正

孫 覽輝以翔

咏 虞廷

會侯先生文鈔一集

卷十

辛

巳卯

搏霄南溟

炳輝新勗

良齡  全閱

10015

